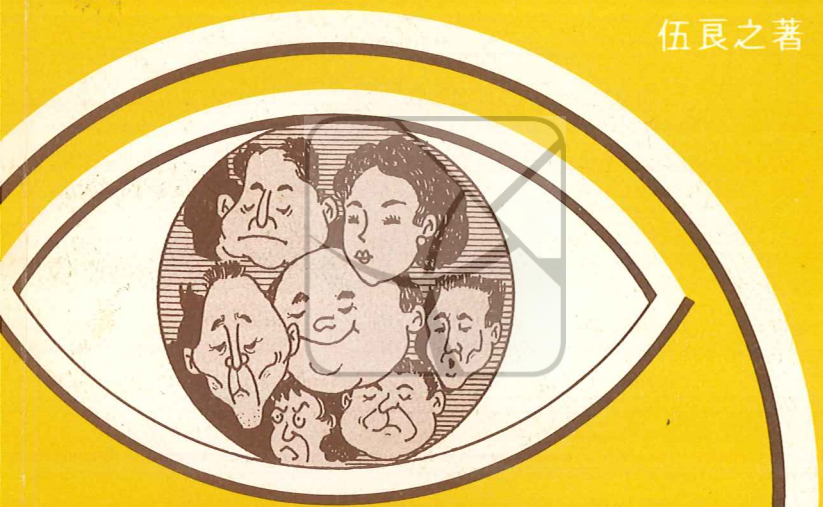


冷眼集

續篇

伍良之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本書榮獲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
與雪蘭莪福建會館“文學出版基金”一
九七八年度“散文組”優秀獎。

並由該基金資助出版

目次

序	方北方
序	甄 供
讀「冷眼集」	顏龍章
1 向前輩文藝工作者學習	
5 頂起半邊天	
6 香汗淋漓	
7 緬甸女運動員的話	
8 媽姐寄望來生	
10 夢見鍾馗	
12 現代聊齋	
14 手的多樣化	
15 人話鬼話	
16 救救孩子（一）	
18 救救孩子（二）	
19 看小學生候車領悟的	
20 精明「誤」	
21 嗟來食另一面	
22 孩童患高血壓	
23 嬰兒有價	
24 賺取外快的閒話	
25 馬兒感冒了	
27 老爺車選美記	
28 生活裏所啓示的	
30 被遺棄的	
32 機場看飛機	
33 天生天養	
34 人性猙獰的一面	
35 老鄉讀	
36 廉價的背後	
37 自殺者言	
39 動物園裏看動物	
41 旅行之樂樂何如	
42 蒙臉塞耳	
43 「傑出」新解	
44 忍耐之外	
45 鳥有身價	
46 爲無辜文字叫屈	
48 想起殷海光的一句話	

- 50 溫暖滿人間
51 明星找出路
53 熟視無覩
55 平安值千金
56 天秤上的人與車
57 養狗外一章
58 暴殄天物
59 四十不惑
61 踏青有記
62 一生人才一次
64 睇錢份上
65 一句話的聯想
67 鴉患餘話
68 吊吧，反正沒有人要理的……………
69 從現實到理想
70 情理相悖的事
71 揚名之後
72 運動場外話
74 人品與文章
75 〔閱讀〕的閒話
76 文人
77 原形畢露
79 莫強人所難
80 負心多是讀書人
82 文人相輕休矣
83 比利·阿里·珍芳達
85 阿里走蹦索
86 黑珍珠打廣告
87 卓別靈逝世
88 沙特〔自我〕的回歸
90 郁達夫的前後腳步
92 農廬苦雨說高湖
96 羅素〔風流〕癖
97 自抬身價
98 〔玉台新詠〕的笑話
99 開學了
100 重逢樂
101 迎新春
102 後記



序

六三

讀過「冷眼集」續集之后，使我產生了這樣的感想：

寫小說難，寫詩更難，寫雜文難上加難。

難在什麼地方，難在於進步的思想類型的建立。

我們知道：不論任何文學體裁，如不是有感觸而產生的，多是矯揉造作的廢話。

可見小說家要寫具有永久性的作品，主要不在於情節的結構，文字的組織，而在於落筆時對現實是否有真正的認識，否則即使內容是現實的反映，但如不能把握現實的真實，人物的塑造又不是概括性的典型形象；結果只成為文字上的人物。如是形式如何美麗，也缺乏力量引導讀者進入具體的真實社會，與廣大的讀者同呼吸、同歡樂、同哭泣。

同樣地，詩人落筆寫詩，必須具有詩人應有的氣質。所謂「詩人的氣質」，就是要有積極的思想感情，才能通過現實的認識，然後以藝術的語言，將一般性的事物，用簡潔的文字表達出來。否則，即使寫了千首的所謂詩，也抵不上一首具有現實戰鬥性的詩。

雜文的寫作所以比寫小說，比寫詩歌更難，在於作者一缺乏了高度的思想修養，不但對病態的社會底層認識不清，更沒法子解剖社會，割除敗類的瘡疤；及時對症下藥，而淪為人云亦云的普通文字而已。

因為雜文的篇幅不長，像一把犀利的匕首；固然人人可以擁有這樣的工具，却不見得人人會使用這種工具。會使用這種匕首的人，正像高明的醫生，握緊犀利的刀剪，面對病體，神乎其技地，不論把器官解剖割開，或將毒疽爛肉清除，無不「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而爲病人做好新陳代謝的工作。」

可見雜文除了文字犀利之外，執刀解剖的功夫也要高明過人。這種熟鍊的功夫，完全在於作者有沒有高度的文學修養和學習精神；即是說：雜文作家落筆時必須本着面對進步方向的一類型的思想意識。魯迅先生爲中國的雜文創造特殊風格，正是他的文學修養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所以有諸內必形於外了。

本書作者胆識過人，勇於面對現實，加以長於雜文寫作，文字已臻於凝鍊，在馬華的文藝工作表現上，已建立起自己的文字風格。

如果說作者對社會底層已有深入的認識，未免言之過謬；說他對病態社會具有獨特的看法倒是事實。再說，如以爲作者的文字已像「刀刃新發於硯」也會言之過甚，可是本書比之上集的「冷眼集」落筆的視野已擴大了許多，而文字的流暢與潑辣，以及對人對事的剖析、針砭，的確是「短小精悍」、「一針見血」兼而有之。

所以我對於這本具有思想性的雜文集，樂意寫下讀后的看法。

方北方 一九七九·三·七

序

魏金枝

雜文，在文學的分類中被稱為文藝性的論文，有着詩的風格。素質優良的雜文，應該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做到如唐弢所要求的「形象的典型，設境的富於詩意，舉例的切合現實，以及造句的慎重，用字的認真等等」這一境界。魯迅對這有過好的譬喻，他說：「比起高大的天文台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積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正由於它和人生有關，所以要求着雜文作者通過思想和感情的熔鑄，把生活中片斷的、分散的現象，凝成完整的、統一的藝術形象，以諷刺和評論的手法去揭露生活中的真偽、善惡、美醜、健康和頹敗，幫助讀者認識生活，提高意識，享受到美感。

要達到這一個目標，雜文作者的思想水平就有必要日益提高，這樣才能及時地、深刻地解剖和分析複雜的社會現象，從習以為常的平凡事列中，看到整體，預見未來，通過某事實的描述和評論，表現出具有典型意義的主題思想。

反映社會日常事變，雜文比起小說、詩歌、戲劇等這些文學樣式來得更為直接和迅速，更由於它具有幽默與諷刺的素質，決定了它的犀利、明快、精悍這些特徵。可以這麼說，寫得準確的雜文，都是美妙的世態畫卷，展讀之餘，令人神旺，「不畏浮雲遮望眼」。

伍良之的雜文，基本上符合了雜文創作的

要求。作者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社會和世情，有關於婦女和少青年問題的剖析；有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的刻劃和探討病源；有國際時事的述評；有讀書隨筆，介紹了馬華前輩文藝工作者，表揚他們的優良工作作風和寫作態度，……等等。從這些文字來看，作者倒具有「火眼金睛」，對於正面形象給予熱烈的讚美，而反面形象，則給予應有的針砭、剖析或鞭撻。文字的簡潔活潑，視野的擴大，都比上集創作時有了顯著的進步，從而加強了本集文章的可讀性。

這就是華美的雜文作品麼？不是的，我沒有這麼說。缺點還是有的，我想，精確的批評，還有待於批評家的努力，這並不是我這則短文所能辦得到的。在我個人，倒認為作者的雜文創作，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如果作者能夠在原有的基礎上，向深度和廣度開拓出去，相信會比現在的來得更好。而我前面所談的種種，可算是愚者的一得，或許對於作者還有一丁點兒的參考作用。像這樣的說明，好像無聊透頂，但却也是少不得的了，因為我不願看到這則不成氣候的序文，為文場宵小所假借和歪曲，以為「這回是得之矣」，施施然地將其唾沫噴洒在「冷眼集續篇」上。

甄供 一九七九年三月

讀冷眼集

顏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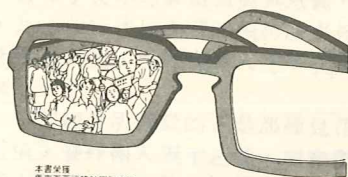
冷眼靜觀非物外 鏡明萬里照紆塵
精誠朴拙具肝胆 狡黠陰沈搞越秦
彩筆細勾面譜異 妙文刻畫性天真
中流砥柱知何處 滄月烟波倍覺親

顏龍章 稿於峇株巴轄振華湖畔

(30.11.78 商餘)

冷眼集

伍良之著



本書榮獲
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
雲南我福建會館
主辦文藝創作比賽
贈文藝優秀獎

向前輩文藝工作者學習

方修先生在「馬華新文學大系」散文集「導言」里說：「散文是馬華新文學中最早誕生的一種文體。一九一九年十月起，隨着馬華新文學史的發端，它就以戰鬥的姿態出現。」

散文是文學的一大形式，與詩歌、小說、戲劇文學並稱的一類文學體裁。其特點是「通過某些片斷的生活事件的描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並揭示其社會意義；可以抒情，可以敘事，也可以發表議論。」

散文本身按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又可分為抒情散文、雜文、記敘散文、特寫、通訊、報告文學等。

散文比詩歌、小說、戲劇更能迅速、直接地反映現實。它透露作者的見解和觀點，比其他的文體來得明顯和突出。

抒情散文，向來被認為是散文的主要形式。提起抒情散文，就使人聯想到傷春悲秋，感慨喟嘆、懷舊悼亡的文字。

馬華文藝拓荒者陳鍊青對這類文字便有一針見血的批判：「只知憑一時情感之起伏以抒情，並不放眼認清所處的時代，像這樣的創作，不管是雕琢成一只玲瓏光潤的玉酒杯似的悅目，抑或像低徊吹出一曲婉轉纏綿悽楚抑揚的調子似的動人，畢竟只是浪費筆墨，濫用情感，失却了文學的眞價值與眞意義。眞正的文學，是一個時代頂重要的精神所寄托的射影，它能指示人生，也能創造人生，決非隨便信手拈來的。」

陳鍊青所針砭的正是那種見花掉淚，對月傷情，發抒個人猥瑣之情，刻意雕鑿，而終於走入邪道的抒情散文。抒情文不是不可以寫，關鍵是抒的是什麼情，是抒發了千千萬萬人的呼聲，還是個人之情的靡靡之音。

翻開「馬華新文學大系」，馬華文藝拓荒者寫下的熱情洋溢，文采繽紛，予人一股振奮的精神力量的抒情散文，不乏典範之作。像雲

覽的「致日本高橋夫人信」，作者以兩個敵對國飛行員的死，以飽滿的感情、沉痛的筆觸說出犧牲者是交戰國的善良老百姓，真正的元兇却是那高高在上的策劃者，方修先生譽這篇文章為十足的抒情散文。還有像田堅的「向上的焦灼」、「征徒短簡」，都是作者的現實體驗，文字溶合了作者的真情，把作者積極向上的高貴情操如實的映現出來，絕非一般矯揉造作，硬綳綳，缺乏實際生活為基礎的所謂抒情文可比。

馬華文藝拓荒者筆下也不乏鏗鏘的記敘散文。如王君實的「海岸棧」，揭露了地主惡霸勾結東洋倭寇，殘害生性純良的漁民；葉冠復的「茫茫夜」記敘了一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經過一番心靈的艱苦交戰，終於拔劍而起。方修先生對葉冠復有這樣的評述：「葉冠復以文字優美精鍊見稱，他善於刻劃心理活動，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細緻深微的感觸。雖然寫的多是感時懷鄉之類，却不淪於悲觀頹喪，常常能在悲哀中奮起，感傷中抬頭。」

雜文在馬華文學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魯迅先生喻雜文為「有骨力的文章，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它並不小」。方修先生也說：「雜文……，和一般短評或隨筆有着格調上的不同……，我以為最主要便是作品的高度的思想性。」在馬華文學萌芽期，文藝工作者便掌握了這特定的體裁，勇敢地干預生活，面對現實，雖然思想深刻、理論精確之作不多，但已為馬華文學的雜文鋪下了深厚的根基。

雜文的第一次豐收是在馬華文學擴展初期。譚雲山是這個時候最重要的一位雜文作者。他的雜文「表達了在當時的馬華文藝界來說幾乎是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觀點。」在一九二七年後的新興文學運動中，比較優秀的雜文作者有一工、孫藝文、古月。一工的雜文內容常常是在貶諷當時殖民地的一些愚民措施，以及一

班幫忙與幫閑如林文慶，宋旺相之流的人物。古月的筆鋒犀利如劍，好像對當年一班附庸風雅人物哀悼徐志摩之死，他便有一番精闢的見解：

「徐志摩先生對於勞苦大眾的位置怎樣呢？訊之黃包車夫，他們說「天曉得」；訊之……。」

你說人們的心腸好，徐志摩因飛機跳舞喪命，都有人哭喪着臉。然而中國民族在中外屠殺之下，血淋淋的頭顱像萬球亂滾，我們的詩人都視若無睹。

你說人們真的為中國文壇而哀悼死了這末一個徐志摩其人，然而不知幾多青年作家斷腿決胸的死於殘酷的慘無人道的誅鋤，也並不聞有什麼詩人（和徐先生同道的）曾呼過半句！

「

前輩文藝工作者在雜文的實踐上，的確做到「罵的是壞人和壞事。倘若被罵的的確是壞人壞事，我們罵了他——不管是指名道姓的罵，還是拐彎抹角罵——是不必因此感抱歉的，對他們也不必懷着善意。」（引李向先生語）

在雜文的寫作上最有成就的馬華文藝拓荒者都是在馬華新文學繁盛期出現，他們是丘康（天白），陳南，田堅（疾流）等人。方修先生對於丘康和陳南在雜文上的成就推崇備至。丘康的雜文廣泛地談論社會，政治，文化問題，明白暢曉，富啟發性。其剖析文學問題的一部份，尤為精彩，時有深刻獨到的見解，在文壇上起了一定的指導作用。陳南的雜文搖曳多姿，富於形象性與散文美。陳氏側重在談論文學藝術問題，尤着力於澄清一些錯誤的文學思想。

「憶農廬雜文」的作者高湖先生對田堅雜文的特色，有如下的介紹：「田堅的雜文底特點是善於發掘社會現實中的典型事件，文筆明快，長於說理，邏輯性極強，具有充份的說服力和感染力。無論就其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技巧來說，都達到了當時馬華文藝界的雜文創作的高水平。」

談到馬華文藝的雜文創作，我們是不會忘記郁達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旅居星馬期間所寫的一批短小精悍的雜文。方修先生對郁氏這一批雜文有如下的評價：「郁達夫留給本地讀者的這一批政論散文，確是郁氏一生的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研究郁氏的文學生活者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這些政論散文顯示，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着一番飛躍的進步。青年時候那種感傷的浪漫主義色彩減退了，中年時期那種名士型的閑情逸致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嚴肅平實的議論，堅定樂觀的態度，以及爲正義爲和平而獻身的大無畏精神。」

鈇抗說：「雜文主要是由作者的人格出發。」看到前輩文藝工作者在散文上所取得的成就，反觀現今在報刊上所發表的，以及已經彙印成單行本的所謂雜文，「更多的是無病呻吟，或者油腔滑調，缺乏應有的思想力量。有些人有意或無意地濫用和誤用了這種文體，發泄個人的感喟，叙些鷄毛蒜皮般瑣事，甚或散播黑色、灰色的沒落邪毒的思想感情，污辱了雜文這一文學形式」，實在使人愧對前人！

當前的散文創作，一方面是朝着「有骨力」的康莊大道邁進，另一面却是走向沒落而至於滅絕的邪路上。正如阿英所說：「忙者自忙，閒者自閒，你可以看到天空翱翔的爆炸機，而另一種作家，是可以把它詩化的作爲壯志凌雲，呼吸大自然空氣的飛鳥。你感到一肚子的悶氣，拿起筆來寫小品作戰，而另一種作家，却閒對美人花草，作畫彈琴，遣此有涯之生，是這樣的一種對立，一方面是發展，一方面是沒落。」

「未來的小品文，必然是向新的路向走，舊的傾向的小品文，再向前走，是不會得到青年讀者一顧的，此則我敢斷言。」

（一九七八年六月）

這次大選，有許多女性候選人，是一個好現象。等到選舉揭曉時，料想不到，絕大多數的女候選人都中選為議員。

女人參政，早已不是新聞。同區競選，男女對壘，女的紛紛中選，有的記者便在所寫的大選新聞點滴裡調侃道：好男不與女鬥。我不知道該記者的原意是什麼。不過，普通的一般大男人講這句話的含意是說女人很「潑」，有輕視之意。其實男女候選人同在一個地盤，彼此發揮議論，爭取民心，公平競選，任何一方都不佔便宜，同樣也沒有被不利情勢剋制，最後「她」中選了，「他」只好承認那是選民的裁決，與「好男不與女鬥」根本牽扯不上。

男女共同立足在這塊大地，各頂半邊天，是天經地義。如果仍然沿襲封建的餘毒，把「女為悅己者容」當作是女人的天職，那才真正是居心可恥。

看見那些名女人把大好時間化在修飾儀表，整容化裝的瑣屑事務上，或者是被安排只有在船隻下水，植樹典禮或奠基的場合露面，就不禁使人發出難道女人除了這些就一無所能的疑問。這正是有心者使婦女變得更弱、更渺小的安排，事事只能作陪襯而已！

這次出來競選議員的女候選人比歷屆來都多，這正是表示出婦女的覺醒，她們是有職責頂起半邊天的。讓她們身體力行洗清那些潑在她們身上的污垢殘跡吧！

(七八年大選揭曉日)

1.8.78

據說古時有一個美女叫香君的，她流下的汗都是香噴噴的，所以喻之爲香汗淋漓，其實，明眼人一下可以揭穿，這都是那些四體不動，不知稼穡艱難的文人，吃飽飯無所司事自瀆下的邪思妄想。

汗是身體在勞作時的分泌物，絕不會是香的。那些整日勞作的人，那些在運動場顯身手的健兒們，那一個體內排洩出來的汗不是臭的。勞作出汗，有助於身體健康，不過，也有許多人爲了掩飾體內的臭味，便香皂啊、香粉啊、香水啊，不一而足的擦啊，洒啊的在身體上，希冀藉着香味把自己的「臭味」掩蓋起來。

商人看穿某些人的虛榮心理，也就競相出法寶，在大衆媒介的電視、報章上，爭着打他們的產品廣告，一些窈窕女郎，一些慘綠少年，爭着在胳膊窩下噴射香水的鏡頭，照片也已成熱口熟面的東西。這當然會引起一般思春、愛美的少女少男一窩蜂的爭先購買施用。

不過，這樣的裝飾物對於那些四體不動的慘綠少年，窈窕女郎到底有多少功效，却是令人懷疑，因爲噴上了那麼多香味的東西，到底仍然不能改變慘綠、愛虛榮的猥穢形象，就像無聊文人渲染的香汗淋漓，到底還是滿嘴滿臉的酸臭味！

勞作時把一身臭汗流出來，不但使人頭腦清醒，同時也使人身心愉快，那才是每一個有健全身心的人所要的！

「喜歡馬來西亞嗎？」「喜歡，喜歡，不過更喜歡緬甸。」這是一位本地記者與一位緬甸女運動員的對話。她最近來我國首都參加東南亞半島運動會。記者訪問外國賓客時，通常都會提出一些敏感的問題，譬如三圍多少，有愛人了沒有，對訪問國有何觀感等等，來訪賓客（尤其是明星、歌星之流）一定會大讚我國怎樣怎樣美，人民怎樣怎樣熱情（捧場出錢也），大讚特讚之餘，好像都忘記了自己的來處！

這回一位記者照版畫符，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對象却是緬甸的一位十八歲女運動員，首先她當然讚我國美麗，不過，緊接着她却說，她更喜歡她的緬甸。寓意是說人家的國土雖美雖好，但仍然比不上自己的家園。當然這位女運動員讚美我國是一種外交風度，不過，她却沒有忘記把自己的國土也帶上。說話不卑不亢，充份表現出她是一個有國家意識的人。如果把她與那些外國來的明星、歌星相比，馬上就可以顯出那些「星」之流卑穢顛預之相。

從這位緬甸女運動員的談話也使我聯想到我國仍有大部份毫無國家意識的人民，只要看看許多人爭相把自己稚小的孩子送去外國受教育，許多學有專長的人（如醫生）移居外國，許多人競買外國出產品，低估本國出品……，這些這些就已完全顯出本身毫無國家意識可言。

這種外國月亮才圓的人，以為認識高人一等，却不知在外國人眼中，他們是如何卑穢賤格，受人貽笑還洋洋自得，比沐猴而冠何止可憐千萬倍哩！

24.12.77

「我不會拿壞橙子來敬奉神明的。」

「眼盲了，不會走，不會做，還有什麼可期待的，只有等死。當我病得不能再做什麼時，我希望能夠快快死掉。」

這是一位把青春販賣完了，現在已不能為人家煮飯燒菜打掃看顧孩童的六十七歲疾病纏身的老媽姐對一位採訪的西報女記者說的話。

她是與其他三十九位老弱無助的媽姐寄宿在一間座落於鬧市的庵堂裡。有些寄宿在庵堂的媽姐眼盲了，耳聾了，不能行動，整天坐在她們的房裡，她們什麼都不能做，實實在在就是在等死了！

這位被訪問的六十七歲老媽姐，與其他的媽姐一樣，一天只吃兩餐，伴飯的是枯黃殘敗的已經沒有人要買的菜蔬。她們把部份時間消磨在唸經祈禱，祈求來生能有好日子，所以她說她是不會以壞橙子敬奉神的，因為對神既有所求，是不能虧待神明的，反而她們每天吃人家已不要的蔬菜，却未列入她們要考慮的事物裡；生活淡泊，甘之如飴，無非寄望那虛無漂渺的來生，得到酬報。

看了這篇特寫，誰都會看出這些期待來生能有好日子的老媽姐的心靈世界，是那麼的單純，是那麼的落寞，是那麼的沒有着落！她們似乎是看化了？年輕時梳起了不嫁，為人家打家庭工。朝朝暮暮，月月年年，株守在人家的洋房裡，眼看着人家的孩子在自己的手上成長，茁壯；眼看着人家夫唱婦隨，共享天倫。自己孤孤單單，磨光十指，無非是月頭那一百幾十的薪金，心靈落寞，像湖中浮萍，失群之雁，無依無靠，自立更生，等到一日年華催，時光不再，已經老態龍鍾，白髮爬頭，筋疲力

盡，沒有人再顧佣了，只好把自己血汗積蓄的錢捐與願收留自己度餘生的庵堂精舍，日日焚香唸經，夜夜敲磬添油，暮鼓晨鐘，無非希冀等到百年之後，天可憐見，可以到極樂世界享福去。

啊！這就是無親無故、環境的犧牲者媽姐苦命的一生！對於那些少年老成，心如枯井，活得不耐煩的人——媽姐孤苦伶仃，不過是應了「他們生了，受了苦，死了」的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的規律，是沒有什麼可悲，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對於一些所謂文學家的一一梳起了不嫁的媽姐的心靈世界，又是饒有趣味的一篇人性探索的好題材。把個人的邪思歪念強加於人家身上，以顯示自己聰明蓋世。我却覺得媽姐的一生是一點一滴的與這個活生生的社會休戚相關的。什麼人生是一場夢，什麼來生世界，什麼靈性的探索，都不過是別有用心者，企圖掩蓋真象的障眼法。

29.4.78



鍾馗這個「神」，我早已聞名，他是驅邪降福的偶像。據說，他在生時，身世也頂悲的，本來科場高中，料定是步步高昇的，誰知皇帝嫌他生得醜陋，不要取用他，鍾馗一時血氣上升，昏了頭腦，便頭撞金殿而亡，好事者便奉他爲「神」，給他充當捉鬼的任務，於是他變成天下各種各樣的鬼的煞星，真是鬼見都怕！

那晚我疲倦得很，倒在床上，昏昏噩噩中就見一個頭戴方巾，臉如黑炭，暴睛突眼，虬髯如戟的壯漢出現眼前，這樣的貌相，馬上使我聯想到鍾馗，我正在踟躕是否要上前打個招呼，他已一個箭步標前，也不打話，一手拉着我，便騰雲駕霧而行，飄飄忽忽，不一會已來到一片紅牆綠瓦的住宅區里，忽然看見兩枝烟氤繚繞的大香直插天庭，只見香案羅列有序，上面排了不少過十隻肥頭大耳的金燒豬，在香烟氤氳中，人頭攢動，鍾馗若有所悟的說：「你看，這就是你們人間的把戲。」我擦了一下惺忪的睡眼，仔細再看，原來那一排排列袒裸着上身的大男人，井然有序的站着，似乎若有所等，我大惑不解，便問：「到底干什麼？」鍾馗打從鼻腔哼了一聲，帶點鄙夷的口氣說：「你是少見多怪，還是目光如豆，這些大男人是要求神納福，赤着膊是要讓乩童在他們身上炙香火，據說這便可保一年平安大吉，多逢貴人，遠避小人，步步高昇。」

一經鍾馗指點迷津，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人間廟宇林立，就是爲了生民欲保人畜平安，國富民強的。鍾馗忽然說：「我真不知道你們人間是弄何玄虛，什麼降福，什麼求平安，甚至連人間的爭吵呵！車禍呵！戰爭呵！米貴呵！……都一股腦兒的推在神鬼身上，硬指是神

鬼作怪，所以才鬧至人間烏烟瘴氣，其實啊，人間的幸與不幸，都是人們自己一手造成的，與神鬼何關？「鍾馗說得興起，竟然大貶人間的愚魯不化。我說：「你的職責不是專司捉鬼的嗎？人間有齷齪鬼、裝腔鬼、貪臟枉法鬼、色鬼、賭鬼、陰謀鬼、庇護鬼、戰販鬼、……，爲什麼不見你去捉啊？」鍾馗聽我這一問，似有揭穿他的爛瘡疤之嫌，馬上圓睜雙目，恨恨的說：「這是你們人間鬩牆之爭，那些鬼都是你們自己鬼打鬼，當然應由你們自己去捉，你們人間捉鬼不力，與我何關，你這人實有點食古不化，就像那些愚男愚女把什麼都推在神鬼身上，實在愚不可及！」聲到手到，像葵扇般大的巴掌就向我迎頭掃過來，我欲躲避已來不及，只好拉開喉嚨大叫，叫聲中，我已醒過來，那里有什麼鍾馗，自己還是好好的睡在床上。

24.1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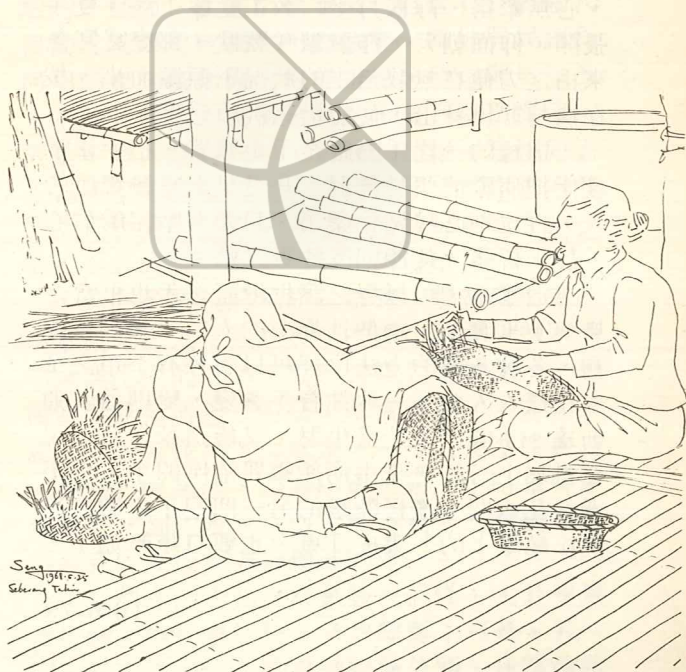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是一部談狐說鬼的短篇小說集，它的作者蒲松齡有開宗明義的剖白：「新聞總入『夷堅志』，斗酒難消磊塊愁。」原來他談狐說鬼，是要借以消磨胸中不平的一種方式。「書裡寫的海上仙山，陰間地獄等荒誕不經虛無縹渺的境界，正是現實世界通過作者頭腦折射出來的影像。」那些變幻無窮的孤仙，飄忽不定的鬼魂，實際上都是現實生活中各種人物的幻想的化身。」至於人與狐，人與鬼等之間的關係，也是作者以現實的社會關係為藍本，通過幻想描繪出來的圖景。」

古代人喜歡談神說鬼是為了一消胸中塊壘，今人的談神說鬼却是一種求生之道。那是我最近在一家英文小型報讀到一篇圖文並茂，人養鬼的報導才領悟的。那位養鬼的人是一位年輕力壯的人，他養了五個鬼，與之同寢共食，情同手足，唇齒相依，每當他有什麼疑難莫決時，求之於所豢養的五鬼，必能迎刃而解，至於所求何事，記者老爺並未詳細述之，不過，照推想，這位能駕馭「鬼」於股掌的好漢，一定非同凡響，法力高強是可斷言的，與神怪小說裡的千里追蹤殺人而不着痕跡的「飛去來器」差堪媲美。比起一些在神誕日裡踏着火炭而過，拿着刀子砍肚皮，或者讓神鬼附身的乩童來，這位好漢的法力是可想而知，更高深莫測了，所以這位英文小型報的記者如獲至寶，特地專訪，格外賣力渲染了。

其實由陽間的人供奉的牛鬼蛇神，從比比皆在的碑坊廟宇來看已經是夠多了；現在再加上把「鬼」養在家裡的現代聊齋，我看，從此之後，人間世的人鬼混雜，難辨真人假鬼，就夠使人煩惱了！因為當年出現於蒲松齡筆下的掛着人皮的惡鬼是再生了，而且還招搖過市，只差不會

搗鼓敲鉢。想當年孫行者保護唐僧上天竺取經，一路上的妖魔鬼怪畏於行者的厲害，不惜抹臉變形，或是變成楚楚可人的窈窕淑女，或是變成柱杖巍巍龍鍾老態的婆娘，或是變成……，出盡法寶，試圖掩蓋原本醜陋的可憎的嘴臉，却始終逃不過孫行者那對火眼金睛，和他那根金箍棒。現在掛着人皮的鬼怪妖魔，不但藉着斯文嘴臉，而且還加上文人的生花妙筆，比之那個畫皮鬼，何止青出於藍勝於藍，所以，孫大聖的火眼金睛，和那根降邪伏魔的金箍棒更是需求殷切的！

4.3.78



Sing Jett C. 25
Sikong Tchi

人有一雙手，便創造了世界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財富，手是應該受讚美的。另一面，人的一雙手造了不少的孽，無數的罪惡在手上做出來，這是一雙可詛咒的手。

手可以創造財富，創造幸福，也可以造孽作惡，當然也有百無一用像詩人原甸詛咒的白而嫩的手，可是，却沒有想到，還有一種手，却有無窮的妙用。因為這雙手據說是冥冥的神賦與它一種力，只要把這對手按在一些病魔纏身的人身上，那麼，就會百病根除，恢復健康。這樣的一雙手是我最近在一份有圖文並茂報導的西報上讀到看到的，只要信奉者雙手交疊，心無牽掛，靜穆打坐；教士雙膝下跪，雙手張開，仰面朝天，作誠摯呼號狀，那麼冥冥無來由之力便在無我無主的狀況下源源而來，按在病黎罪民身上，便能治癒沉痾惡疾。

這樣的一雙手的確是千金難買，抬手舉掌便能把病魔消弭於無形。凡是染上奇難雜症的人，再也不必尋醫覓藥了，只要有堅定的信心，靜坐祈禱，便能回復健康之軀。

這雙手，可以譽之譁世取寵之手也可當之無愧。事實上，這個世界上的人爲了求名或逐利，各種各樣的方法已經可以說無有不用之至。花樣人人會，只看你會不會變，變則通，通則達。手既已能造富生財，又能造孽作惡，現在再加上一把無來由而能驅邪治疾的手，也不過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另一門吧了！總之連蒲松齡筆下的「畫皮」鬼，也要自嘆弗如了！

10-6-78

一家英文小型報登載了這麼一則新聞。有一對車禍身亡的年青人，通過乩童的傳話，要求陽間的父母作主爲他與她舉行一項冥婚儀式，使他與她結爲陰間夫婦。男死者家屬特地燒了一所用紙紮的美侖美奐的洋房，一輛紙紮汽車，以及一箱子的冥錢給這對新婚夫婦作爲賀禮。

看了這家西報渲染的冥婚新聞，我才茅塞頓開，原來人鬼一樣，陽間人所需要的，據說陰間的鬼也同樣需要，上述新聞正是一例。

在冥婚這則新聞刊出的第二天，在同一家報上，又有另一則爲鬼超渡的新聞，原來在某地的一條河，接連這幾年來，已經有好幾個人自動走進河里或躍到河心溺斃，當地居民認爲河里的鬼無依無靠，四處遊蕩，所以興風作浪，不時找些活人去做替死鬼，實在淒慘，於是，有人登高一呼，籌錢做功德，請和尚道士爲河里的冤鬼超渡，同時造了一座你說有幾美就有幾美的靈屋，讓這些孤魂野鬼有立錫之地，不必流離失所，給生人添麻煩。

人間的事已經夠紛紜錯雜，現在又把鬼的事拿來理，人鬼私相授受的事也就更糾纏不清了。活生生的人仍然要受鬼怪的管轄指示，的確有點匪夷所思！可是，事實俱在，不容人否認，話說鬼怪給人添麻煩，一些人便惶惶終日，籌錢打醮超渡，造靈屋燒冥錢，賄賂鬼神不要作怪。到底收效如何，却未免令人懷疑，因爲尋死的人還是有增無減的！

有許多活人是很喜歡談鬼說怪，尤其樂意爲鬼神之事大事渲染，言之鑿鑿；可是，另一面，又有許多活人的鬼魅魍魎伎倆，比冤魂惡鬼找替身的毒辣尤過之而無不及。人話鬼話同出一口，防不勝防，那才是人間真正要掃蕩的鬼！

「我是你生的嗎？」這是一個常被那廿歲的母親毆擊的美國小孩發出的疑問；他的肚子被揍，臉面被打得青腫，不過，他比起一些被鉄鏈鎖着，用手銬銬着，或者被關進籠裡或箱裡，或者連吃也吃不飽，在缺乏營養的狀況下，而被虐待至死的孩子來，他算是比較幸運了！

今天在「新星期日」裡 NEW SUNDAY TIMES 讀到一篇關於美國孩子被虐待的特寫報導，令我萬分驚駭，在一個物質文明那麼進步的國家，竟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根據 1976 年的統計，竟有五十萬以上的孩子（非正式的據說有百萬）被虐待。有的是生身父母，有的是近親，有的是養父養母，有的是……，總之，這些成人虐待孩子是有一套方法（包括肉體、精神上的虐待）。這篇報導的調查顯示，那些有虐待狂的父母親並不是神經有毛病；有的是受了環境、生活的壓力（如失業），有的是由於無知，有的是年小時有過被虐待的背景的……，虐待孩子的罪魁，只有三十巴仙以下是神經有問題的。

有良知的美國公民都在設法減少這類殘無人道的虐待在美國社會產生，比方設立一些協調所，建議在高級學府設立養育孩子這一科目等等，使那些生下來便天真瀾漫的孩童都能逃過這樣的劫難！

不久前，在報章的國際版裡，也有讀到一則關於泰國一糖菓廠，把兒童當奴工的新聞。那些兒童都是來自貧苦的家庭，父母親已收了廠主付給的工錢，孩子的工作環境，受的苦痛，他們的父母親已無暇計較！

從美國兒童到泰國兒童身受的苦痛（當然還有其他的國家），我們可以追索，造成他們

被虐待的主要癥結，是起於貧窮無知。失業、無知、少小時有被虐待的記錄、過早的讓孩子去工作……這些這些都是貧窮所造成。貧窮使很多人失去理智，也使很多人遭殃。怎樣去把窮根挖起，那才是治本的方法。不然，一邊人們在禮讚孩童是人類的天使，若有介事的爲給予孩童一個使身心能夠健全發展的環境而奔波而吶喊。一邊却又在戕害他們的身心，使他們小小年紀便蒙受無盡的災難！有些能逃過劫難的，等到長大成人又變成了罪犯，造成社會的累贅。

我們都知道只有在肥沃的土壤，和園丁的耐心照顧下，才會有茁壯茂盛的作物；相同的只有在健全的社會裡，才會培養出身心健全的孩童。

啊！救救孩子！

4.12.77



世界糧農機構最近開會討論世界糧食問題，發表宣言草案警告全球三分之一兒童，面臨飢餓與死亡，並抨擊各國增產糧食工作緩慢。據謂：三分之一至半數的五歲以下世界兒童，患上中度或嚴重的營養不良症。每年至少有十萬名兒童因缺乏維他命A而盲了眼睛。

這是項令人震驚的報告，遭到這食不飽餓不死的厄運的孩童都是發展中國家的未來主人翁。

反過來看看那些養尊處優的發達國家的未來主人翁，他們浸淫於書報、電影、電視裡誨淫誨盜的東西，還有刀光血影的殺戮鏡頭，也使他們習為常事，耳濡目染，見怪不怪，一日以身示範，少年犯罪在發達國家也是有增無減。

一邊是餓着肚子活受罪，一邊是吃飽肚子，身心却受到戕害。當然還有一些由於為人父母或長輩受到情緒的影響，社會的壓力，貧窮，失業等等的擠迫，無以發洩，而把不滿的情緒以虐待的手段發洩在孩童身上，這類新聞已是越來越普遍。

孩童是未來的主人翁、國家的棟樑，是從成人的口中說出的；但孩童所得到的待遇與身受的煎迫，成人有否真心的去關注？而這些未來主人翁在不健全的情況下長成，又會變為怎樣的人呢？說孩童是未來主人翁的成人又有想到嗎？

6.8.78

每天中午經過那列店舖旁的候車處，總可以看到十來個的小學生，很有秩序的排着隊，等着他們的校車來。有一次，我經過時，也是他們的校車剛好抵達，這些列隊候車的小學生，仍然井然有序的一個一個踏上校車，隊形絲毫不亂，絕對沒有爭先恐後的現象。我看在眼里，想在腦裡。這些小學生的近旁根本沒有什麼人在維持秩序，當他們不一而同的來到這個地點，他們就自動的排成隊等候巴士的來臨；當然他們是聽了老師的教導，才會那麼有秩序的排隊上車。

店舖旁的候車處，常常也有很多成年人在等巴士。我有這個奇怪的想法，如果有一天，小學生的巴士與通行這一帶的巴士同時抵達這裡，小學生很有秩序的一個一個上車；那邊成年人却爭先恐後，擠成一堆，我傾你軋的，同是上巴士，却有截然不同的情景。擠巴士的成年人心裡不知有否萌生愧感；不過，可以斷言的，小學生一定會以極度驚異的眼光凝視成人擠車的情景，而有點百思莫解的。稚齡的孩童會守秩序，牛高馬大的成人却何以對這些仍要聽他們訓導的孩童？

不過，那些擠車的成年人裡，我却看見了現在井然有序排隊上車的小學生的影子，不旋踵，這些小學生也就長大成人，如果他們仍然要保持現在這種先到先排先上車的君子作風，他們準沒有上車的機會，準撈不到吃。那時，他們可能會比這些成人更積極的擠，更積極的傾軋別的搭客。

從小學生排隊上車，成年人你爭我擠的上車，我看到了學校教育，還是比不上社會污染的更有功效！

我只有擲筆長嘆！

13 • 8 • 78

那天來到學校，忽然風起雲湧，昏天暗地，黑幕籠罩大地，霎那間，嘩啦啦的雨點便傾盆而下。有教員忘記把座車的車鏡轉上，已經有眼明手快的學生衝進雨中去替先生轉上車鏡。

站在簷下的車主，靜候以觀，悠然自得，欣賞那學生在雨淋中上車鏡的情景，也就有一句沒一句的答腔起來。

「那個傻瓜，也不會拿了雨傘才去。」

「如果他是精明的，他就不會冒着雨去上車鏡了。」

為人服務的學生，被人訕笑為傻瓜；而那坐以待成的車主才是精明玲瓏透頂的人。

在學生心目中，為老師服務是一件莫大光榮的事，可是，他却沒有想到，自己的服務精神，反成了人家的笑柄！

一個小小的學府便有精明的人與傻瓜；在偌大的社會里，也有無數的精明人與所謂的「傻瓜」。

學府里的精明人是傳道授業的；社會上碰見的精明人是社會的衆生相。越多這樣的人，社會上的奸狡欺詐之事也就層出無窮。學府里的精明人身體力行，教出來的莘莘學子，也是有樣學樣，我們也就怪不得學府也越來越多的精明學子了！

6 . 8 . 7 8

禮記檀弓篇有一則嗟來食的故事。齊國鬧飢荒，大慈善家黔敖便在路上設起臨時賑濟所，施捨飯食予往來的難民。那天有一個難民，用袖子遮着臉，踉踉蹌蹌的走過，黔敖便揚起手說：「唉！可憐啊！你來吃罷！」那難民睜開眼睛說：「我因不吃他人可憐我的食品，才弄至這番樣子！」黔敖知道自己太無禮，便向他道歉，可是那位難民終於沒吃，直到餓死！

最近有個志願人士組成的慈善機構，要分發食物予那些沒有吃早餐或午餐便來上學的窮學生，他們首先要知道一個確定的人數，然後才擬定計劃分發食物；於是校方便要求各班級任向自己班上的學生徵詢，有多少人願意領受這項施予的。調查結果，志願領受的學生竟是寥寥無幾，可見，反應不熱烈。其實貧窮學生所佔的巴仙率是很高的，那麼出了什麼問題。這就是引起我想到禮記檀弓篇嗟來食故事的原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當然這些已進入少年階段的中學生也不例外的。像黔敖那種帶有卑夷神氣的大慈善家，他那種態度，是不能使人忍受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個難民情願餓死，就是爲了掙那口氣。少年人天真爛漫，心地淳厚，也有自己強烈的自尊心，平白受人施捨總是靦腆的；另外他們也以爲家境窮困，沒有東西吃是有點恥於示人的心理在作祟！做教員的有義務向他們解釋、分析慈善機構施予食物的意義。

從這件事我也看到了這些稚氣未除的少年人可寶貴的一面，他們有人的尊嚴，可是，反觀成年人的世界裡，莫說放下尊嚴，就是出賣人格，出賣靈魂也比比皆是，那麼少年人這種人的尊嚴不也是很可寶貴，很可發揚的嗎？

高血壓在成人中是很普通的一種病症，不過，學齡的孩童也同樣會患上的，這是醫學界在最近展開的調查中所得的結論。

所以一些醫生便對一些家長發出諄諄善誘的勸告：不要讓孩子吃太過富有營養的食物，鼓勵孩子多多練跑、游泳、騎單車，那麼患上高血壓的機會便不會那麼濃厚。

可見，會患上高血壓的人都是由於吃得太豐富，生活又安逸所致。一些富家孩童豐衣足食，加上美好的生活環境，對於他（她）們學業的進步是指日可待，無可置疑的事。不過，據說，會患上這種富人病的孩童只佔在籍學生百分比的小數點以下，可見，這是微不足道的數目，還未達到聳人聽聞的階段，但醫務人員已先有防患未然的警示，誠有心人也。

我們的醫生能這麼苦口婆心，的確是醫者父母心。對於那些滿臉紅潤，肥肥胖胖的，又是衣冠楚楚的孩童，醫生是規勸他們的父母常常帶他她們去游泳，買單車給他們踏，以減少患高血壓的機會。對那些瘦骨嶙峋，無精打采，面無血色的孩童，醫生們一定勸他們的父母多給有營養的食物孩子吃，使他們沒有貧血之慮，精神奕奕，讀書便有進步。

可是，我却未聞有醫生通過報界呼籲窮鬼父母多多關注孩子的健康。當然，這不是有厚此薄彼之嫌，事實上，他們呼籲富家常帶他們的孩子去游泳，買電單車讓他們運動，那才比較實際的，家長們定響應的；而對窮鬼父母呼籲多多關照孩子的健康，那不過是白費口舌，可能還要笑醫生太迂，與事無補的！

14-1-78

據說有黑市集團暗地裏在接生院、留產所、醫院，接洽初生嬰兒買賣的勾當。黑市集團是中間人，已經預先與買者有默契，然後便在上述地點分佈眼線，神通廣大的線人，在經過一番放長線的偵察，百事皆備，那些要出讓初出娘胎生命的苦主早在這些線人的備忘錄中，一當小生命面世，一搭上線，買賣雙方都無異議，便銀貨兩訖，中間人的佣金聽說是頗豐的。

這種交易其實是不足為怪的。像做買賣，有生產者，當然就有交易者。有許多貧窮的人，似乎特別多產，產下的終於超出他們撫養的能力範圍之外，那麼只好出讓了；也有的窮人家一連產下幾個都是女的，便把無力再撫養的出讓了；也有無知少女，一旦被入經手，珠胎暗結，失去了線索，只好含辛茹苦，十月懷胎，瓜熟蒂落時，便馬上出讓，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也是遮羞的好方法。

又有一些人結婚多年，仍無所出，便只有想法買一個回來，也有一些齋庵廟堂，爲了要人承繼煙火，也有要收養那些無人要的女嬰的；當然還有一些是不可告人的收養者，那就天曉得了。

出讓的人有，要收買的也有，當然皆大歡喜。不過，聽說這種交易也與供求律一樣，女嬰價錢比較低，男嬰的價錢却視出身、樣貌等等而定，據說市價是二三千元不等。

像這樣好的價錢，是很使人驚嘆的。不過，在驚嘆的背面，却也有隱藏着無盡的血淚與苦痛的。聽說有些苦主，知道自己不能養活那初面人世的小生命，也不願待價而沽，情願免費送給齋姑庵堂撫養，或者擇人而送，希望將來不會重蹈自己的覆轍，能夠過比較幸福的日子，這些鬻兒賣嬰的故事是很多很多的。

但可喜的，最近以來，稀少有讀到、聽到棄嬰的新聞，可見，有些人雖然是養不起——但有些人却渴望收養，不可謂不幸，而且還制造了一種買賣嬰兒中間人的行業，你說這不是好現象嗎？ 9-2-78

☆

☆

那天晚上與一位遠道而來的友人，到一家餐廳吃飯，飯後出來，走到街邊泊車處，在夜色朦朧中，突然出現了三個十一二歲的華籍小孩，其中一個大刺刺的向我伸手要錢，我不禁有點突兀，這條街從來也沒有看車童的，現在也有眉精眼企的人要撈外快；這種討取繩頭小利的看車童，我已見怪不怪了，所以只不過略微有點驚愕，也就釋然了。但我的友人却若有所悟的說：現在的華人孩童也懂得賺這樣的外快了！我說：人的價值觀改變了，舉手之勞便是白花花的銀錢，這沒有什麼可怪的！

名爲替人看車，實在是求人施捨，在都市里是唯一見光的賺取外快的行徑；因爲還有許多見不得光的賺取外快的行徑在進行着，如果沒有報章的揭露，是不會有很多人知道的。比方少女、職業女性和家庭主婦賣淫賺取外快的事已屢見不鮮。比方電影明星、名女人，仗着色相，仗着社交手段，在名流社會裡亮相，如翩跹蝴蝶周旋於色迷迷、垂涎欲滴的人堆中，進行的是什麼交易，已是心照不宣，與看車童、少女、職業女性、家庭主婦賺取外快的手段不同，但目的則一。分別只不過是所謂高級低級而已！如果要爬上高級，也不難，得費點心思，社會上有現成的各種各樣的階梯，莫要有羞恥之心，再加努力的攀爬上去，比方做電影明星、做歌星、做舞星、做名人的妾侍（你看已故蘇加諾的寵妾，那個日本小婦人，如今遊戲於西歐名人顯貴中，便是一例）、或者競選美后……等等都是捷徑，最終也是能改變賺取外快的方法的。

只有看車童，和那些以利用稚弱孩童賺人憐憫，以賺取低廉外快的才是最原始，也是最趕不上時代者。

4.6.78

最近馬兒鬧感冒，導至好幾期的賽馬盛會都被取消，這已變成了家喻戶曉的大新聞。記得不久前也看到被馬專家許為特優品種的馬公馬婆交配產下麟兒的消息報導，許多報章有圖文並茂的描述，只見那小不丁點的剛出娘胎的馬兒，顛巍巍的，站也還站不穩的，大概鬃毛也還濕淋淋的，可是，那些馬專家已歡喜欲狂，說這是我國建國以來特優馬兒交配後產下的第一胎，如果能快高長大，將為我國增光，也是舉國盛事云云，言猶在耳，天不從人願，過不了幾天，又在報上讀到那寶貝麟兒夭逝的消息，真是大煞風景！

那麼樣的一隻畜生的誕生、夭逝，便已哄動一時，引得國人觸目關注，不可謂不是大事；現在那些整裝待跑的龍駒駿馬，竟先先後後的染上流行感冒，不能如期排陣上演，當然急煞了馬迷，那種驚慌意亂，六神無主的情狀，雖然沒有報紙如實描繪，但只要稍用頭腦想想，也可想出他們那種憂心忡忡，坐立不安的可憐樣相的！

古時候的馬兒是為了運輸、耕種，或是征戰沙場，或者是鬧飢荒也可以宰了來果腹，牠們對人類的貢獻不可謂不大。據說唐太宗對於那為他討伐轉戰沙場的八駿，是視如寶貝的，八駿死了，他便叫了雕塑匠把那八駿的神態樣貌塑造出來，雕塑匠鬼斧神功的技巧，把那八駿塑造得栩栩如生，使唐太宗有如看見活生生的八駿，抵償了他失馬的悲痛。

讀秦牧的《藝海拾貝》，有一篇是講述蒙古的馬，蒙古人是愛馬如命，從小孩、少女到老人，人人都會騎馬，他們是駕馭着這些畜生為他們分担一分勞力，因此他們雕塑的馬或畫圖裡的馬，都是神氣活現的，或是奔騰，或是

兩足高舉，或是聲嘶怒叫，但牠們始終是牢牢的被人騎在胯下，被人收伏。

從前述的例子便可看出，人與馬本是主從關係，但今天我們看見的馬是受人豢養的玩物，一旦馬場名列榜首，你便可看見或是美女或是婦人或是壯漢與牠磨鬚擦鬃的親熱情狀，不知是馬憑人貴，還是人憑馬貴了。不過，從小馬出生，馬兒鬧傷風的事來看，原來的「主從關係」顯然的已掉轉過來，所以是人憑馬貴了，大概馬迷是不以為忤吧！可憐，作為萬物之靈的人竟被四腳動物駕馭，只差未變成馬騎人而已！

馬兒得寵，正是無奇不有的社會怪現象，癥結所在，也無庸多言了。

17.11.77



我們的社會是由各色人等組成，顯得五花八門，爭妍鬥麗，便不在話下。各種各樣有趣的事便層出不窮，真是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據說女人的胴體是上天的佳作，不可暴殄天物，於是便有展示女人三圍的選美的舉行。跟着那些玩家也不甘後人，爲了博取人家讚美自己愛護小生物，於是又別出心裁，把自己心愛的動物，如狗、貓、鳥的禽獸，展示於大庭廣衆之前，這樣又有了狗展、貓展、鳥展了，人獸同展，確是人間盛事！

最近又聽說另有一項別開生面的「展」，就是那些有收藏老爺車癖的名人顯貴，爲了使人一新眼目，也爲了不使老爺車委屈於暗無天日的車房裡，讓它們也有個亮相的機會，揚眉吐氣的一日，同時也可顯示主人的高尚嗜好，就在一舉而數得的因素配合下，便來了一個「老爺車美展」。

老爺車自然就是那些已有幾十年壽齡的不合時代所需的汽車，它們已經在它們那個時代盡了應盡的責務，年紀老邁，已失去了吸引力，也失去了功用，雖然已無可利用，但它們的「命水」到底還不壞，因爲在我們這個繁榮的社會裡，有不少的名人顯貴，飽食終日，錢也多得化不盡，也就培養了一些與衆不同的嗜好，除了玩人，玩動物，還意有未盡，便出高價購買一無所用的老爺車，專人管理，善加保養，機件樣貌雖過時了，但依然油光滿面，像簇新的一樣，無異還老返童，所以老爺車「美展」是名副其實的。

老爺車是幸福的，反觀那些與它們同撈同煲的萬物之靈的人，到今天仍然活着的，相信都是雞皮鶴髮，老態龍鍾了，他們也像老爺車有過一段服務社會的功績，可是，他們却同人們丟棄的蔽屨一樣，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當然有兒有女的，或者還有個安樂窩；孤苦伶仃的，只好到那養老院去度殘生，偶爾吉日良辰，會得到一些仁人善士施捨米麵香烟糕餅紅包，他們大概也會有好半天的歡樂的，不過，這只是遙遙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僅有的一天半天而已！比起老爺車受人呵護備至的優待，他們這些老傢伙實在不算得什麼東西！

一個瘦瘦削削的印度婦人帶着一個男孩子來學校，以爲她是學生的家長，所以也沒有特別的注意。

下了課，坐在辦工室里，忽然那位坐在旁邊的印度女同事幽怨的說：「唉！今天請女傭人實在不容易！」我知道她是對我說，我便答腔：「又出了什麼問題？」「我那個女傭工的母親要我借給她二百五十元慶祝屠妖節，不借的話，她就要把女兒帶回去，她這種帶點恐嚇的口氣，我實在受不了，上回我已借了三百塊給她，至今未還清，現在又要借了！你說氣人不氣人。我吩咐一個學生捎口訊予她，要和她當面談談。剛才她來了，我責問她是不是有說過這樣的話，她怯懦懦的極力否認，不過，她仍然說要借二百五十元，我便對她說，我只能借她一百元，她不置可否，但她已接受了那一百元。」

這個從園坵來的印度婦人的故事，也掀開了我那塵封的記憶。想起了一個與這位印度婦人極相似的故事。

那時我還在外地教書，吃飯問題都是在飯檔解決。那些飯檔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他們都僱用了一些半大不大的小孩子，做些打掃、泡茶、洗碗抹碟等等瑣屑的工作。

我常光顧的飯檔也僱用了兩三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其中一男一女是姐弟。因爲是常客，所以對於飯檔的一些長客也有印象深刻的。這兩個小孩的父親也是檔子的常客；他生得烏黑，身體健朗，一眼便可以說他是個勞動者；我注意到他每次來到檔子總要浮一大白，面前一定放着一瓶啤酒，不時也聽到他口沫紛飛的議論。有一次，聽到他與一個熟人在談論兒女的問題，他說：「把孩子養大了，便讓他們出來

做工，減輕自己的負擔。』這句話與他的情況是頗吻合的，他那一對兒女其實是乳臭未乾，却已拋頭露面出來找飯吃，但他却心安理得，當作已把他們養大了，所以應該出來工作了。

窮人家養了十個八個孩子，要吃又要受教育，實在不容易，所以有許多做父母的在孩子讀了幾年書後，學業也無什麼進境，便干脆叫他或她停學，找一些工作給他們做，既可減輕生活負擔，又可月中多得三幾十元，也就滿足了！

那印度婦人與這個做父親的並未曾把自己的兒女替人工作當作敲門磚，那是可以肯定的。她向孩子的僱主借錢過節日；他每次到櫃子浮一大白，而不付錢，當作從孩子的工錢里扣數。間或有時口氣過於囂張或盛氣凌人，那是居於骨肉親情的感受；自己孩子年紀小小出來為人打工，心里相信都或多或少時有愧疚之感，向僱主預支薪水，吃喝享受不付錢當扣數，正是一種心理壓抑的反射，有時表現得過於極端自己也就不察覺了。

世俗間有許多看起來好像很不近人情的事，其實那正是寫作者的好題材，正是許多文學家對社會的反面控訴，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都是時代造成的典型歪曲性格，上述的印度婦人與那個做父親的也可作如是觀。

19.11.77

記得讀過我國一位印度籍寫作者的小說，小說的人物只有兩個，一個是印度人，一個是華人，他們兩人在都門流浪，白天替人抹洗汽車或者做其他一些卑微的工作，晚上便在火車站、橋底下，或者人家店屋的五腳基餐風露宿；兩人是患難的好朋友。後來那個華人走了，他去另創天地。那個印度人却留下，仍然過着那種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大約過了十多二十年，那個印度人偶然有一天在路上看見一個龐大而隆重的出殯行列，掛在那輛棺車前的大幅巨照却是他以前一同流浪的華人朋友，他大惑不解，便向路人探問，原來死者正是他以前的好朋友，不過，他已是雄踞一方的富豪了。接着小說情節急轉直下，那個印度流浪漢，不久也在火車站里死去了，可是，他是暴屍街頭，沒有人理會，破蓆裹屍，還要勞動警方人員處理後事。兩相對照，我們也可以想到作者寫這篇小說的寓意，是在鼓勵個人只要有方法而又肯幹，是有平步青雲之日的，反之，只好鬱鬱不得志，至死為止了！

我會忽然想起這篇小說，是因為近日在一份英文小型報上讀到一則都門中南區流浪漢托鉢向人求乞的報導，那些托鉢人乍看都是身壯體健的，可是，近前一看，這些人都是有身體缺陷的，或者盲目，或者斷腿缺臂，有些不是先天的，便是在勞作時遭到意外的結果，據報導他們每天由人施捨大約可得三元左右，獨身的勉強可以挨過日子，有家室的，可想是度日如年了。記者問他們為什麼不去做工，他們都異口同聲說根本沒有人要聘用他們，換句話說，他們是被遺棄的一群，可是，他們仍要過日子，只好屈辱向人求乞了。

這些托鉢求乞的人與那位印籍小說家筆下的兩個人物，同是天涯淪落、貧無立錫之地的被遺棄者。那個華人後來發迹，成了一方富豪，相信是經過一番翻雲覆雨的奮鬥的，是循正途或是走邪路，那位印籍作者似乎就沒有注意到了。如果一個人的忽然發迹是值得有口皆碑，爲人楷模，訴之於口，宣之於筆，而不探究發迹的緣由，那麼港台近日被拘的毒販兄弟的發迹却是一篇可恥的事跡，一個茶室跑堂，是社會上最平凡而不惹眼的小人物，忽然發迹變成大富，當然是行跡可疑，但沒有人去理，因爲這是個見錢眼開的世界。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那兩兄弟不鋌而走險，做起販毒勾當來，他們今天大概也不會飛黃騰達到什麼地步的，港台女明星也不至於幾乎都與他們有過肌膚之緣的。

追根究底，在失去人生意義，只有錢財至上的社會裡，不必說那些被遺棄的，就是一般有手有腳有頭腦的人，如果有一個發達的機會，不管是正路邪路，大概都會趨之若鶩的！

1.12.77

到國際機場送一個友人的機，一下車，看見攢動的人堆，同行友人便有所感的說：「看人家坐飛機，你便想到有錢多好！」是的，有錢多好，什麼事都可以隨心所欲的！不過，沒有錢的又怎樣呢？

每次當我來到國際機場，看見那些人行色匆匆，喜孜孜的搭飛機，我心里是很羨慕的。不過，當我憑欄看着那鐵翼銀鳥起飛時，我也會環顧我的周遭，常常也可以看見一些從神態、裝束便知是鄉村里來的父老、村婦、稚童，他們也像我一樣痴痴的看着飛機與及踏上機倉的搭客，再而就是仰頭看那飛機升空的雄姿，使人心弦震動，爲之神往！這些父老老鄉能有機會從那爛芭地踏上這偉峨的建築，憑高眺望一架架飛機昇空下降，已是他們人生的樂事，至於想要一坐飛機，嘗試高飛雲霄的滋味感受，相信對於他們是一件奢侈的事了！

像「紅樓夢」里的劉姥姥能有機會一遊大觀園，也是因爲與賈府攀上些微的關係，才能一開眼界，然後才知道真的是有天上人間這樣的描述是一點也沒騙人的。劉姥姥的眼界是開了，可是，她那土里土氣的舉止，却也遭惹了不少白眼。山芭老鄉來到大城搭升降機鬧笑話，用衛生廁所一臉尷尬……。其實那也不是可笑或出醜的事，因爲，這與農業專家下鄉看見稻禾作野草的笑話一比，也就不成其笑話了。

12-11-77

我們的公路不時都有修修補補的事在進行着，使用公路者走過那段路時，掩口遮臉，皺眉頭，煞有介事的，同樣都想盡快離開這段灰塵瀰漫的空間，生怕一呼吸到塵屑污氣便對自己身體健康有礙。注重衛生，照顧身體，是人人人的責職，無可厚非。但那些長年累月在塵埃漫天下工作的鋪築道路的人，他們好像習以為常，對於漫天飛塵已熟視無睹，沒有什麼顧忌了。有些掩口遮鼻的便說：「他們天生天養，習以為常，也是這樣的活下去。」

不過，築路者未必如是想，那是可以斷言的。這使我想到了內山完造的一個故事。

有一個朋友送了一幅繪着紅葉的山水畫給內山完造。畫面是楓林紅葉的山坡，有一個樵翁担着柴，他足下清流嚙石，充滿詩情畫意。內山完造便贊了一句：「真是畫中人啊！」在旁的魯迅先生聽了便說道：「你的看法可不大對啊。那個人，實在是很苦的。」

是的，那個樵翁正擔負着重荷，在登斜坡路，紅葉和清河，又算得什麼呢？那個人只有重担而已，勞苦而已。

築路人在塵埃下工作，難道會沒有想到吸進塵埃污垢的害處嗎？所以對不同工作崗位的人除了抱着體諒的態度，更要有一份崇敬的心啊！

17-8-78

人竟會那麼奇怪，往往對於一些不足掛齒的事，耿耿於懷，而對於更重大的，甚至有辱尊嚴的，却漠然視之！

好像對於那些比自己身份低的人所擺出的一副不屑的神氣，便覺得是一種污辱；反之，如果那個擺出不屑神氣，甚至還要受臭罵的，是上司或衣食父母，不但要逆來順受，同時還滿臉肌肉鬆弛，露出很受用的神色。

所以，當我聽到一些人在誇耀自己如何如何的在那些被社會遺棄的小人物面前趾高氣揚神氣活現，我總是有一種鄙夷的感覺。

如果彼此在社會地位的度量衡上都是相差無幾的，只是爲了發洩藏在心底深處的自卑感而囂張而氣餒高熾，那種情景，只有使人有慘不忍觀的感受。

當年我在一個山城教書時，常常要出來那些飯檔吃飯，解決肚子問題，有一個據說是從外地來的老乞丐，不時也能在飯檔，巴士站見到。他似乎有一種火爆的脾氣，如果施捨的人在他的椰壳裡扔下一分二分的小錢，他在轉身時便會喃喃不停的自語或咒罵，他這種舉止，凡是當地人都已清楚不過，所以我常看見當他托鉢向本地人乞討時，人家對他根本就不理睬，他也就洩氣的走開。

有一次，有三個年輕人也在飯檔吃飯，這個老乞丐便上前乞討，這三個人不但不施捨，還出言羞辱他，老乞丐似乎也斃不下那口氣，反唇相譏，想不到其中的一個青年，竟把面前小杯子裡的冷茶向着老乞丐迎頭迎臉的潑過去，老乞丐審度情勢，大約也知道彼此相形是強弱分明，他只好一邊擦着臉上的水，一邊還罵着走開，那三個人也高聲嚷罵，一邊還嘻哈大笑！當時我與友人看了這種情景，對那三個人的所作所爲是深爲不齒！

但這就是社會一個角落的寫照。正如水裡的世界，大魚欺侮小魚，小魚追逐蝦子！但人到底是萬物之靈，當自己要把氣發洩在一個比自己弱小的人身上時，有沒有想到，假如對方是一個比自己強大的，自己還會那麼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嗎？啊！可憐的人！

有一個鄉親從老遠的宋溪來都門看她的孩子，趁便也來我的家。趕了那麼遠的路，畢竟是上了年紀，煮了東西吃下，她便半坐半躺的倚在廳上的沙發休息，頭上風扇旋轉着；妹妹便問她要不要到床上躺一躺，她說：「不必了，靠在這麼鬆軟的沙發上，比躺在我家的硬板床上還舒服！」

她這帶點戲謔的話，是如實的表達了她的感受。我們上一代的人，尤其是那些挨過來的，都不會很重視個人的享受。當他們爲了養育一群孩子時，爲了一家生活時，含辛茹苦，摸黑起早，抵飢禦寒，餐風飲露，這些形容詞都是恰如其分的把他們的處境很逼真的映現出來！把孩子撫養長大，送他們去受教育，像這位鄉親，還把孩子送去大學，自己却省吃儉用，住的是家徒壁立的屋子，食的是粗茶淡飯，這都是爲了孩子的將來。當然這些都是爲人父母者應盡的責任，不必過於誇張！

但他們那刻苦耐勞的精神，却不得不使人衷心欽敬！他們這麼辛辛苦苦的把孩子教養成人，蹙緊的眉頭是鬆弛了，抑鬱的心境是開朗了，肩頭的負擔似乎也減輕點了，可是，他們並沒有就這樣享福，做老太爺，做老太娘了，他們仍然是腳踏實地的，依然操着舊業，仍然含辛茹苦，起早摸黑，餐風飲露的，但他們似乎是毫無怨言，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情景還沒有改變，他她們老懷寬慰的心境却是甜絲絲的。

這些老鄉他們可能沒有上過大餐廳，一生人可能沒有機會坐飛機出國觀玩，他們比起那些整天吃大菜，整天有機會飛來飛去玩樂的人，在物質上他們是瞠乎其後，但他們是社會的中堅，而我們的社會的繁榮也就是靠了這大部份默默耕耘的老鄉所賜的啊！ 4.12.77 35

我們上街買東西，希望價廉物美，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有時一種東西的價錢平宜得太離譜了，我們根本就不去查根究底；只是笑顏逐開，心滿意足，認為很「抵」！却不知道消費人的笑靨，正是生產人的哭相。

現在又是西瓜季節了，不管你走到街頭巷角，都可以看見一堆堆的西瓜堆疊在地上，待價而沽，起先是兩角一斤，後來是角半，甚至有時還會降到一角，買西瓜的人能夠吃到這麼甜的西瓜，當然笑口吟吟，恨不得西瓜的價錢天天是一斤一毛錢或是最好五分錢。

西瓜價格的低賤，却是種瓜人的辛酸苦淚寫照。他們所消耗的心血、勞力、金錢（肥料、農藥），以為滿園西瓜，大好收成，一定能得補償；事實不然，在供求律失之平衡，只好削價以售（批發價格據說有時跌至四、五元一担），損失鉅大，還可能血本無歸呢！還有比這更心痛的事嗎？

只要想想，在自己的門前種一兩棵菓樹，由下種、澆水、施肥、拔草、放藥，到枝葉茂盛，開花結果，是出了不少的勞力與金錢的。假如看到菓子被虫咬，或者樹身忽然生病，自己心裡也是頗氣急的，由這也可想要吃甜美的果子確實不是這麼容易的！何況菓農是依賴菓子的收成爲生的，他們與我們在門前種一兩棵來消遣是不同的；對菓子的收成與價錢的漲落，是休戚相關的，期待得愈殷切，失落的苦痛也更刻骨銘心，難於形之筆墨，也就不足驚異。

12.12.77

在報紙上時常可以讀到自殺的新聞。自殺的人不外乎病魔纏身、債台高築、誤交損友、遇人不淑、情海起波瀾、或者不勝功課的負荷，竟至無以自拔，只有一死了之；似乎是死得頂俐落、超脫的，事實不然。死者是在內外交煎之下而出此下策，死也是死得不心甘的，那死後的遺恨仍然可從遺容瞻視到的，假如他或她都沒有留下一言半語的遺書的話。

舉凡自殺身死者留下的遺書都是滿紙憤恨，使人有慘不忍觀的感受。爲生活所迫，爲病魔纏身，或爲其他不可告人的天大秘密而死者，我們只有一聲嘆息，加上一句爲何這麼愚不可及！惟獨對於那些爲情而死的少男少女，他們視死如歸，死得那般超脫，那麼純情，我們却有天大的驚訝！

爲情而死者都是一些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與黃毛丫頭，起因不是由於雙方父母反對，便是有一方移情別戀（爲了某某人的死而死者也有之），終於覺得走頭無路，人生已無樂趣，唯有一死而解決！

可是，從那死者留下的遺書來看，大概人人都會驚異於死者年紀輕輕，遺言竟然句句富於哲理，充滿驚世駭俗過早成熟的思慮，似乎還很有詩情的。——什麼那樣的死是人生絕美的境界，什麼像波濤中的小貝殼，時聚時散都是隨着浪潮的意旨；什麼你的影子有魔力，你的影子多神奇，叫我如何能忘記；什麼夜半想到鷄啼，天明想到日落西，好想死人啊；…………大珠小珠落玉盤，鏘鏘有聲，字字珠璣，以千錘百鍊喻之也不爲過。可是，仔細一想，這些富於哲理的又臻於詩境的絕命書，竟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爲它出之於黃口小兒之嘴究竟是有點不大相稱的，事實也如是，只要有閒情，去電影院消遣一兩個鐘頭，那些出現於銀

幕上的白馬王子、千金小姐，或是染有怪症絕症的懨懨欲睡的公子哥兒或小姐妞兒，他們脫口而出的就是那些富於哲理的語言，再到書店報攤看看，舉目所及的書籍也是那些情啊、恨啊、愛啊、殺啊、搶啊的轉播站；還有那些不吃人間煙火的文人雅士，筆下出現的如抽大麻吸海洛因后的太虛幻境，蠱惑誘人的妖言魅語，……於是少男少女競相爲座上賓，或是人手一份，爭相購閱，爭相傳送，那麼這一來這個人間世也就加添了不知幾許言行舉止都充滿哲理，詩情的過早成熟的人兒了，儼然是雅人高士了！

於是情痴，情狂，情魔，情聖，情癲……也就滿街滿巷了！

等到時緣際會時，便情不自禁照版模仿，翻制，……

於是自殺者的遺書也變成詩情畫意多姿多采的美麗篇章了！

19-12-77



閒來無事，孩子鬧着要去動物園，恰巧近來也悶得發慌，便毫不推宕的，開了車子，載上孩子，便直馳動物園。

買了票，踏進園裡，便聽到啁啾的鳥叫聲，還有猿猴的嘩叫聲也不絕於耳，恍若走進叢林山地。

可是，抬望眼，那陣陣不同的鳴叫聲，都是從樊籠裡傳出來的，我不解禽鳴獸語，只見牠們在籠裡來回的撲翅或是跳躍，而且還不斷的鳴叫或吼嘯，站在籠外的人可以隨心所欲的臆測，或者說這是牠們心滿意足的歡欣，或者說是牠們因久囚樊籠而生怨忿，……，各憑己意，各猜所想，莫衷一是，因為並非族類，誰敢說自己所想所猜包準不誤。

胡亂猜測，當然口說無憑。不過，看看一些牢籠外的告示，却也能引人深思的。這些告示上有些是註明該動物於某年某月某日在園裡出生，或者是從某國某地運來此處。既然是在園裡出生的，從出娘胎到長大成形，都已過慣了牢籠裡的肉來口張的舒適生活，而且視野所及就是那方圓自由之地，根本對於真正的叢林郊野是毫無印象，當然也不會想像得到先祖在林野馳騁的自由生活，那麼牠們怎會對叢林曠野有所憧憬呢？那方圓舒散筋骨之地，牠們也就覺得天經地義，不以爲忤了，所以牠們吼嘯是出於自然的一種反應，或者也可以說百無聊賴的一種發洩，是不含什麼意義，那是可以斷言的。

至於那些活生生從林野裡被擒獲過來放進動物園裡的，相信當初也會經過一番掙扎或者不適應，或怒吼，或頭撞鉄柱，或不飲不食，但日久之後，大概也知道那是無所作爲的，只不過是自己摧殘自己，還是平心靜氣的，有肉

來就吃，有水來就喝，這樣慢慢的也就適應了；當然，有時不免還會吼嘯兩聲了，比起當日林中精氣十足，意興風發的吼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其實，能夠過這種養尊處優的日子，已是僥天之倖，既無風險，又可安享其成，還要強求什麼呢？如還要多事，無異自找麻煩。安安份份，不過不失，是求之不得，是最好的了！

這次上動物園看動物，忽然福至心靈，竟想了這麼多，的確是不虛此行了！

24.12.77



在廿世紀七十年代的噴射機時代，世界已經被縮得越來越小，天涯若比鄰，朝發暮至，所以，今天要出外旅行遊玩，只要有錢，而且身壯力健，那真是無遠弗屆！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擴大眼界，增進知識是老調，個人有機會出外看看走走，那身心的愉快的確是無可比喻的，那才是身歷其境者的如實感受。

要旅行，一定要有閒錢。據說歐美人、日本人是喜歡旅行的，他們平時省吃儉用，就是要儲蓄足夠錢財出外吃風旅行。當然這裡所說的省吃儉用，却不是日日啃黑麵包、嘆飯團，像古時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那樣的寒酸，能夠有閒錢積蓄的，起碼日常生活也是過得頂寫意的；能夠常出外遠行，吃大菜為賞心樂事的，只是歐美人，日本人裡的一小部份吧了，那也就可以斷言的。

既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儲金以待去旅行，從事旅遊業的人，在諸多同業競爭下，靈機一觸，出奇制勝，購買物品已有分期付款的實施，那麼旅行也來個分期付款又何嘗不可呢，這就是先旅行，後付款，就像購買貨物一樣，先下定錢，把貨物抬回家裡，然後按月供錢。搞旅遊業的人頭腦靈活，是無可置疑的，但這也不會刺激人人都想要去旅行的，因為就像購物一樣，如果沒有能力每月付供期，誰有那般大胆下訂錢呢？

旅遊之樂樂何如，的是人生樂事，人人都夢寐以求，可惜，如果荷包不爭氣，仍然只是空想而已！所以有許多人一生人都局限於那方圓之地，有一些却天南地北飛來飛去，不亦樂乎！

最近舉行的教育文憑考試，在英文試卷一，赫然出現一幅曾在本地某西報亮相的漫畫。畫裏有兩個人物，一個是蒙頭包臉，儼然是意外重傷，躺在病床的病人，另外一個是坐在牀邊，無非是噓寒問暖之意。這是一個看圖作文的試題，壞就壞在這幅畫的下側還有幾行字，大概是說考生運用想像，當作是牀上傷者，向那位慰問者復述受傷入院的經過。

這是一個很通俗的考題，可是，如考生當真是那個傷者，大概他或她根本是無從說起，為什麼呢？只要細看那個傷者，他恰像一個肉粽子，被那紗布團團包紮起來，只露出兩只眼，大概他要聽慰問者的活也成問題，更不必說他要向人復述他受傷的經過，因為他的嘴也被牢牢的紮在紗布裏。有人戲謔說，如果考生眉精眼企，就在答案上寫不知如何說起，並解釋原因，而剛好又碰上一位一絲不苟的改卷考官，是有可能給一個A這位出眾考生的。可是，我想，在我國成千上萬的考生置身考場已生P A N I C那樣精神受壓下，大概不會有幾個會看到這题目的可笑吧！這就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最好例子。

當然這是那位出題者的無意疏忽之失，也不算大罪，不過，我却有另外的想法，當一個人被紮紮實實的綁着，再加被蒙頭塞耳的，你就算再好心的在他的面前大聲叫嚷，叫他說話，叫他聽你講，也是白費心機，無濟於事的！

可是，世事有與這相仿的例子却有很多很多，那有形無形的陰影籠罩下，就好像那個被紮得像肉粽子的傷者，就算有話也是有口難言，唯有硬硬的咽回肚裏，眼巴巴的看着，摧心肝，斷肚腸！

24-12-77

「杰出」，在辭典上的解釋是才能高出衆人之上。

而有才能，就是有辦事的能力。

基於上述的解釋，一個人只要凡事出類拔萃，便可譽之爲「杰出」。

所謂行行出狀元，行行都有杰出人才就不出奇了。

有人就會斥問，那麼凡事不必管它好壞曲直，只要出類拔萃，便算杰出了。

世事就是這樣。人性論者早已指出，世人都是混迹正邪，跨越是非，率性任情的；世道反復，有時可以是正，有時也可以變邪，「我喜歡如何幹便如何，無人能干涉我！」

甄選所謂「杰出」的人，便可依据上述法則，放諸四海而皆准了。

你拍電影，只要拍出八百萬的票房紀錄；不管電影的內容的好壞，只要觀衆肯捧場送鈔票便可，因爲是非黑白都是反復莫測的，戕害人心也是願者上鈎；所以你有這樣的能耐，能撈到八百萬票房紀錄，便送你一頂「杰出」的銜頭。

由此類推，凡能譁衆取寵，迎合大衆趣味，風行一時，又能使財源廣進的，都可以得到「杰出」的銜頭。

於是，明明是販賣黃色，推銷精神毒素，兜售低級趣味的，都可歸之爲「杰出」；因爲賜予者可以振振有詞的宣稱，那是寓文化教育於黃色低級趣味。辯才無碍，根本沒有反駁的余地。

於是，全時同日娶兩女爲妻，左環右抱，艷福不淺，令人羨煞。有這種能耐的人也不會多，封之爲「杰出」，也是實至名歸。

於是，吃比人吃得多吃得快的，喝比人喝得快又裝得多的，脫比人脫得彻底的，騙比人騙得更出色的，下流比人下流得更下流的，……，就算「杰出」。

而我們這個世界「杰出」的人才，真可以震古鑠今了；那些在人類文化事業，人類幸福生活，有貢獻的真正杰出者，反而要破帽遮顏，吾不欲觀之了！

24-12-77

「忍耐是美德。」

「忍耐到了一定限度時，它便不再是一種美德了。」

這兩句話都是兩個洋人的語錄。我會想到這兩句話，也是因為最近看了一套西片所引發的。這套片子是敘述一個柔道館教練的普通老百姓，由於在一個晚上無意撞見一宗冷血謀殺案，他激於義憤，要到法庭作證，殺人犯的後台財雄勢大，暗地里使人對這個義勇者發出諸多恐嚇，他沒有屈服，如期上庭供証，法官把那三個圖謀者定罪；但往后這位作証者却遭到諸多迫害，他一家人在走投無路時只好依照警方安排，改變身份，像貌、姓名、職業統加更換，逃到別地去過日子，但迫害者仍然神通廣大，節節進迫，毫不放鬆，這位柔道館教練在忍無可忍之下，在法治無可保障下，他便甘冒被殺危險重回舊地，與迫害者展開搏鬥，終於把迫害者殺盡，當然他以后便能安居過日了。這齣影片內容的安排有許多不合理處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它却很好的闡述了「忍耐到了一定限度時，它便不再是一種美德了。」

忍字頭上一把刀，尤其是練武的人常常把忍字掛在頭腦里，可是，上述的影片却是赤裸裸的闡明，在法治已不可管束暴力時，唯有以牙還牙，以暴治暴；那個柔道教練是具備了以暴治暴的本錢，可是，換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你叫他怎麼辦呢？何況那柔道教練殺了人，在法律的名份下，他是犯罪了，他會受到制裁是一定了。這套影片便告訴了我們這樣的笑話：法律是對付安份守己的人的！

這就是廿世紀的文明世界嗎？

21-1-78

住在城市裏，鮮有機會聽到啁啾的鳥鳴聲。不過，城市裏的人却別出心裁，出錢搜購會婉轉鳴唱的珍禽異鳥，然後把牠們個別置放進特制的華美鳥籠裏，按照鳥們的胃口，或餵以粟米，或飼以蚱蜢，或供以蟋蟀，噓寒問暖，照料得無微不至，爲的是要日夕聽那嘹亮的鳴唱，以調劑城市生活的單調，以增進人生的情趣。

爲了適應人們的需求，城市裏的鳥雀店，也就應時而生，售賣蚱蜢蟋蟀的也有人做了。據說單單一隻鳥的價錢也不菲，從幾十而上千元，對養鳥的人是不足爲奇的；每天供鳥們吃的蟋蟀、蚱蜢，也要看所養鳥的多寡而定，不過，養一隻一天要幾角錢的食糧是一定的。還有養鳥的人都有一項不成文的默契，每個周日各自把愛鳥帶到一個地方聚會，然後把鳥籠懸掛起來，可謂羣鳥大聚會，鳥主們便各就各位坐下來，一邊品茗，一邊欣賞。鳥兒忽然發現了好多自己的族類，大概下意識都有一種好勝心，於是，各鳥展開喉嚨，競相啁啾，真是百鳥齊鳴，好不熱鬧，衆鳥主似乎已被鳥聲淹沒了，煞時好像變成了鳥們的世界了。

鳥主們大概都是識貨（鳥）的人，聽了各鳥的鳴唱，對於各鳥的優劣都瞭然於胸，於是，便評頭品足起來，關於鳥的話便如連珠炮絮聒不休，尤其是名鳥的鳥主，更是衆人羨煞的對象，因爲能出價買名鳥的，當然是有一定的身家的，鳥的身價有時也代表鳥主的身價的。

養鳥聽鳥鳴，是很過癮的，誠高尚的情趣。不過，這是城市小有產者始能擔負得起的情趣。不過，這已盡夠粉飾城市繁華的層面；鳥有身價，何況是人！

每次看到一些搵飯吃的人，下筆行文就把豪爽闊綽、奔放洒脫、純情超俗、風流倜儻、坦率直誠、……的字眼奉送給一些名實不符的人時，自己心里就有一種爲這些文字被玷污的感嘆！

那些被誇大爲豪爽闊綽的人，原來是在賭場下注十萬八千而面不改容的，等到輸個精光時，仍能嘻皮笑臉，真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余勇，查實那些錢也不過是舉手之勞，呼之即來那麼寫意的，輸贏於他或她是不損毫毛的，那些棒場人却故作聳人聽聞，提起筆來便「豪爽」「闊綽」成章了！真像以前的什麼孟嘗君、平原君等人養了數千食客，不知就里的還以爲他們家里真有金山銀庫的，說穿了却是搾取耕農佃戶百姓的血汗錢而來，可是誇耀孟嘗君爲豪爽、闊氣君子的却還大有人在！

再看那些被描繪爲奔放洒脫的；原來是一些視婚姻如兒戲人物，今天山盟海誓，海枯石爛，大有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堅決，可是，言猶在耳，那慷慨激昂的話還未涼却，明天這些人物又鬧緋聞了，男的又搭上更年輕貌美的，女的或者又勾上財雄勢大的，同時又英俊瀟灑的，於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渡我的獨木橋，一拍兩散，面不改色，聲不變調，那些搖筆桿的又有文章可寫了，什麼奔放洒脫，拿起放得下，絲毫不作狀，又沒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小家子氣，這還不夠寫成一章章一篇篇的名人風流韻事嗎？

也有一些被戴上純情超俗的人，由於面目生得姣好，爹聲爹氣的，頗有以往不出閨門半步的千金小姐之態，對於世俗丑態似乎未曾沾染，尤其對於銅臭味十足的阿堵物還作狀掩鼻不及的惡心，於是，那些得了好處的人，正是

受人錢財，爲人消災，搖起筆桿來，身隨頭動，純情超俗之詞也就脫之於筆，形之於文了，美譽不脛而走，人人都爭着要一瞻純情超俗的廬山面目；目的達到了，於是錢財源源而進，喜上眉梢，情不自禁樂陶陶了，可能已忘記了原本的招牌純情超俗了，抖出了羊皮底下的狼尾了！

更有一些風流倜儻的，爲了宣傳，爲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竟大刺刺挺胸凸肚的要在大庭廣衆脫衣剝褲，以顯示自己貨真價實，以引起大老板青睞，希冀一旦飛上枝頭，便變成鳳凰了，因爲人是善忘的，那穢瑣降格的起家經歷，是沒有人過問的，英雄英雄不問出身，就是這個道理。

一些在人們筆下被描述得坦率得可愛的，自承是搞同性戀的高手，西方有些國家還有意立法使同性戀合法化，東方人起而效顰，正是趕上新潮，津津樂道，口沫紛飛，大肆宣揚，以廣名聲，以達到最終目的的佳徑，竟至連祖宗爹娘姓甚名誰也忘得一干二淨，作賤以至此，夫復何言？

這些這些正是恬不知恥的最好佐証，縱使有人要翻過來說，那也不過顯出說者本人的人格與那恬不知恥的人物是半斤八兩吧了！

11.2.78

殷海光在他的大著《中國文化的展望》里說過這句令人深思的話。

「現代文明的最大特征之一是追求速度。追求速度到了一定的限制，使人產生一種病症叫做『恐速症』。機械的無限使用，養成一般人對機械產生一種幼稚的魔術思想，並對機械的依賴態度。我看見一些人寧可鵠立街頭半點鐘等候汽車，而不肯安步當車地走二十分鐘到達目的地。這種情形發展下去，使我們在飲，食，起，住，行，衣等等生活節目上，事事要合於預先規定了的社會型模。……機械文明本來是人創造的，可是，機械文明發展到目前情況，人快要被機械同化了。」

殷氏這句話使我感觸良深，也是最近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切身體會有以致之。

那天，駕着的車子無緣無故被別人的車子撞個正着，車屁股凹進去，翹出來已不像形了，心里惶急，湧進心頭的便是擔憂以後有一段日子是無車可用了，而自己辦事的地方離開住處是幾十里，一旦失去車子，實在是不堪設想，就在這種『恐速症』的影響下，竟變得六神無主，糊里糊塗聽信了一些找生意做的人的話，甜言蜜語，拍胸膛指天戳地保證很快我就有車子可用，一切的一切包攬在他身上，同時還很有義氣的說可以暫時借輛車子給我用，等到自己入了他的彀，真是一抹臉就變，還留在腦海里那阿諛諂媚的咀臉，竟變成冷然漠視，當然許下的種種諾言是不可能兌現，自己還差點受蒙騙，這些這些就是還未變成『都市人咀臉』的自己的沉痛教訓。這是『恐速症』導致的惡果。

在那段失去車子的日子，便只有靠公共汽車，靠自己的一雙腳了。有代步工具時，要去什麼地方，開了引擎，踏上油門，便噍哨而去，根本沒有體會到在路旁等車的人的焦慮或憤懣的心情，現在要搭公共汽車了。有時在路旁等了好久，前面來了一輛巴士，便招手示停，

可是那龐然巨物里的駕駛員好像沒有看見似的，唿哨而過，看看車廂里不過寥寥幾個搭客，爲什麼不停，却使人百思莫解！

有時爲了追車，也是險象橫生，因爲巴士車不打算再容納搭客了，但却有人按鈴要下車，巴士便不得不停，不過，却停在候車處的三十碼之外，剛好爲了趕時間，硬着頭皮，三步趕着兩步，面對那黑口黑臉的不悅之色也要擠上去。

有一天，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之下擠上車，車在開動了，可是，那長髮摩登的年輕剪票員却對駕駛員喊：停、停。那駕駛員只好放開油門，車子是慢下許多了，可是，却没有搭客上了，那駕駛員便黑着臉口出三字經了，那個年輕人却不以爲忤，嘻皮笑臉的說：「剛才車後面有個貨走過，我以爲是要搭車的。」 $L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女的你就叫停！ L 當然啦，男的我才沒這麼好心呢？ L 這一問一答是聽在我耳里，大概也收聽進很多搭客的耳股里，我不欲置評，只是有聞必錄吧了！

搭了幾天車子，殷海光對機械文明影响人們心象的評述便翻來復去的在自己腦海中滾動，自己顯然也是機械文明的奴隸，因爲有時明明是十多分鐘徒步便可到達的地方，自己也情願浪費十多二十分鐘來等車子載，不用自己的腳，而且上了車還要瞻仰 L 衆生相 L ，這不是過份依賴機械的惡果嗎？

常常看見一些身著校服的學生，在路旁豎起姆指頭要搭順風車，偶爾自己也會停下載他們一程，却料想不到他們的學校不過就在前面幾十碼之遠，如果徒步只不過化費十多分鐘便可到達，可是，這些年紀輕輕的學生却要省腳力，情願駐足路旁等一二十分鐘截順風車。我下了決心，車子修理好後，是再也不會停下載這些學生了一小小年紀便好逸惡勞，已經成了機械的奴隸，長大了還會有所爲嗎？

一年容易，又到了歲聿云暮，臘鼓頻催，萬象更新時，許多慈善機構或者善長仁翁，都紛紛備置禮物或紅包施贈予一些年老力衰、窮困無依的老人。

近日的報紙都有出現施贈貧老禮物紅包的圖文並茂的報導。領禮物、紅包的老人都是一些雞皮鶴皺，形容枯槁，大概還有要扶着拐杖，走起路來顛巍巍，猶如風中殘燭的。

總之，老人的形貌都是差異不大的，當然也沒有人會特別的注意起他們的來歷或生活狀況；人們的注意力是聚中於施贈貧老的善長仁翁的來頭聲勢，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主角。由於讀者未曾身歷其境的目視那頒贈儀式的隆重，似乎頗有美中不足的遺憾。不過，登載在報上的施予者與領受者合拍的照片，到底也看到了一兩個乾癟老人在長滿皺紋的臉容上所流露的笑意，與那施贈者春風滿面的表情；因為，在這種場合，畢竟是有者施之於無者，所以會使人興起一種溫暖滿人間的感覺。

這些貧老守望了一長年三百六十五天，才盼望到這春回大地的一天，領取禮物紅包回去過一天歡愉的日子，大概是真久旱逢甘露的歡欣！不過，這樣歡樂的日子到底是只有一天，所以，我想，他們都會情不自禁的希望天天都是過年，天天都有禮物紅包領，那才快活的遐思，這種想法與小孩子盼望天天過年是同樣的一種心情！

可惜，這是不可能的。領了禮物紅包回去，又要再盼望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的過去，可是，在這段日子裡，他們是否有那股能耐來等呢？因為每年此日領禮物紅包的，在人堆裡一定減少了不少舊面孔，增多了一些新面孔。可見，他們能夠亮相的日子，實在是來日無多啊！所以，這些無依貧老有那種天天都有禮物紅包可領的企望，實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才是真正的溫暖滿人間啊！

4.3.78

這個人間世是由各色人等所組成，所以才顯得斑斕耀眼，滿地生光，乍看是使人有點眼花撩亂，目不暇給。不過，在芸芸衆生中，我以爲還是那些做明星、歌星、什麼星才是最搶眼的，他們真像宅（女旁）紫嫣紅中翩翩飛舞的五顏六色的蝴蝶，他們飛高降低，都引得人頭攢動，衆目凝視，好不威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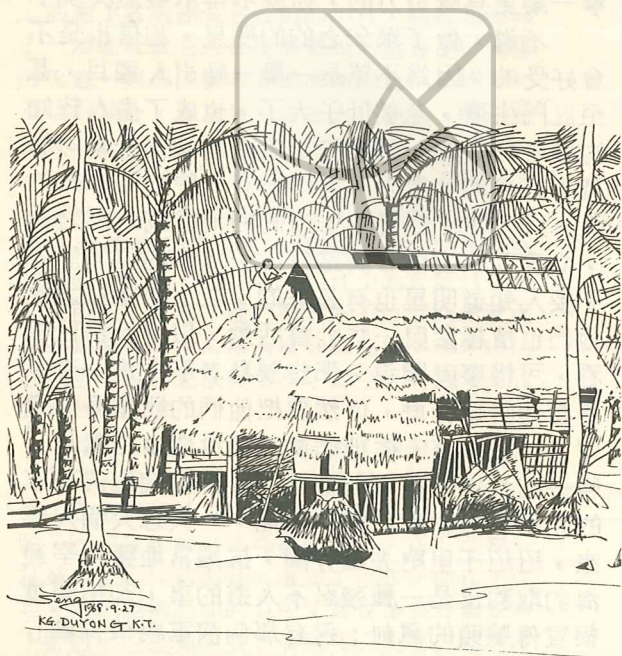
只看每天大報小報特闢專欄報導明星起居飲食動態，還有那些五花八門的電影雜誌，婦女刊物之類的所販賣的明星、歌星、霉苦星...的故事，便能使得不少人廢寢忘食，如影隨形死追硬跟，想想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明星的一舉一動更具吸引力的，你就不得不啞然失笑！

不過，做了衆矢之的的明星，相信也是不會好受的。因爲不單是一舉一動引人觸目，甚至肛門生瘡，老婆肚子大了，也成了盡人皆知的事。好好的一個人成了衆人消遣的對象，委實不好受的。所以，近年來有一些比較會想的西方大明星，在受夠了人們的消遣或意淫之餘，立意要除去單會製造緋聞，醜事的穢瑣形象，要人知道明星也有長處的，在大悟徹悟之餘他們也積極參與一些社會活動，以使人刮目相看，可惜事與願違，那些膜拜者不吃這一套，不管他們做什麼，仍然要把他們的明星身份連帶上，這一來，使他們真有譁世取寵的尷尬，啞子吃黃連，有苦無處訴。你看那個以肉起家的性感小猫碧姬巴鐸，忽然，一天悲天憫人起來，迢迢千里跑去紐芬蘭，抗議當地獵人宰殺海豹取豹皮是一種殘忍不人道的事，却招來欲搞宣傳噱頭的諷刺；還有那個演電視偵探劇L柯克而享盛名的光頭佬明星特利·沙瓦拉斯，爲了響應維護英國的L多佛白峭壁，在洛

杉磯舉行的一項爲白峭壁籌款的宴會上，以馬幣五千大元買下一幅畫，却招來冒充風雅之譏，因爲五千大元於他不過是九牛一毛，而他主演的「柯克」也不過是誨淫誨盜的貨色吧了。還有許多其他的趣事，不勝枚舉……。。不過，爲刷脫本來面目，希冀以新面貌面對人世却是一廂情願的。

明星要找新出路也不容易的，就像那被釘死在鏡框裡的五顏六色的蝴蝶，被當作消遣，被當作意淫的對象已根深蒂固印在人的腦海裡，欲傾尼羅河之水也洗不清。可悲！

4.3.78



今天學校舉行越野賽跑，有一個印籍女生跑至中途，突然跌倒昏厥，急救醒來後，一直啼哭不止，紅星月會的救傷員束手無策；在兩位救傷員的協助下，我便開車載她到醫院意外門診部去檢驗，醫院執勤人員把她抬放在床上，推進急救室。我與兩位救傷員在外等候，一會兒醫生出來，便趨前詢問，醫生說無大礙，讓她靜靜躺半小時，心靈平靜下來便可以載她回去，我們便在意外門診部的長板櫬坐下等候。

平常是從來不踏進醫院範圍，趁這個機會看看瞭解一下也是好的。從護送印籍女生到這裏，前後還沒有二十分鐘，我便看見了好幾宗意外受傷的人被扛進急救病室。首先是個巫籍小童，腳跟不知給什麼東西割傷，殷紅鮮血沾滿了那臨時包紮着的白布上，在長輩的呵護下，一直哭着喊着，淒切的哭叫聲，旁觀者爲之聳然動容，親人聞之猶如割肉針刺，我看見那些值勤人員却是無動於衷，大概已見慣不怪了。跟着又有一個昏迷不醒的印度大漢被扛進來，原來他是觸電後不省人事。不一會又有一個老人頭額與腳部都是斑斑的血跡，是車禍的不幸者……。我不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時內會有多少宗這樣血跡斑斑，使人慘不忍覩的意外受傷或死亡的受難者送來這意外門診部，一個中等城市的醫院的意外門診部便已有這麼多宗觸目驚心意外受傷或死亡的紀錄，全馬各地的醫院、私人診療所合起來的意外事件一定是個驚人數字。

聞着那刺鼻的藥味，頭腦裏盡在轉動着這些紛至沓來的令人不快的事，昏昏噩噩，實在受不了室內那股窒息陰鬱的氣氛的逼擠，便啓步走到外面去，轉換一下比較清新的空氣，却料想不到觸進眼簾的又是另一幅人生畫面，只

見一男一女的值勤人員護送着一個瘦骨嶙峋的女病人來到門診部的門前，那女病人似乎舉步艱難，值勤人員便示意她踏上手推車，她好像跨起步來也弱不勝力，她的一隻手是搭在那女值勤人的手臂上，另一隻手也試圖搭在那男值勤員的手上，以爲藉助兩股力量可以踏上手推車，可是，那男人却像遇鬼魅似的，她的那隻手還未勾在他臂上，他已木然的倒退一點，使她的手沾不到他，他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口却不急待的呼喝：「自己不會踏上去嗎？」那女病人苦着臉呻吟，大約她已知道求人不如求己，终于在出盡了最後一份力，成功踏上手推車上，……。

天天都有人受傷，天天都有人死，實在就是司空見慣了，對於某些人的無動於衷，面不改色，心不受驚，甚至吝嗇到伸出手來讓人扶一把力的慷慨都消失殆盡，也是習以爲常了！

16-3-78

每天翻開報紙，總有一些觸目驚心的命案、血案的新聞。搶劫、謀殺、車禍、土崩、強姦、自殺……，這樣的事似乎已是無日無之。不是身受者，無法把苦況轉述，但目擊者、旁觀者是或多或少也受到震懾，偷偷的吁口氣，好在那不是自己，或是自己親近的人，真是阿彌陀佛！蒙主賜福！

不過，這些不幸的事會否有一天降臨自己身上，那就難說，禍從天降，是遇料不到的；在人人有防不勝防的苦惱心情下，希冀平安無恙，便成了人人不宜的心意。把個人安危寄托於隨身攜帶的靈符，或頸項掛着佛像，或十字架，便成了公開的標誌。

為人畫靈符，售賣佛像或十字架，便也成了七十二行的另一行了。反正是幾元錢，就算是一百幾十元，也不過是一次過，救命符却是能保平安大吉，那才是真正的價值，所以當你看見稚齡孩童，或是老大成人身帶靈符，佛像，十字架，八卦，……，便知道是所求何事了。還有神廟齋堂，舉凡有什麼神誕儀式，只看那種人頭湧湧的熱鬧情景，便可想到人們渴求平安度日那種如飢似渴的逼切心情！

只是掛了符，唸了咒，就能消災避難嗎？從每日報章上登載的不幸新聞來看，那些遭受不幸者，大約也有不少是有靈符附身的吧？據報載，曾經有一個大盜，身上帶了幾道靈符，端起槍，便有恃無恐的幹起打家劫舍的勾當，以為有符隨身，保管「打劫」平安，却那裏想到，有一天被警方包圍射殺，警方人員在該匪身上搜出靈符時，不知有什麼感想？

這樣作惡多端的劫匪遲早會自食其果是預料中的事。至於每日觸進眼簾的意外不幸的無辜者，他們的不幸，其實也是人為的。就說車禍，由於人們的自私自利，魯莽粗心，才會嫁禍於人。

欲求平安大吉，其實是人人都要負責的。可是，人人都以私字掛帥，若要人人為人設想，無異是在說夢話！

我把車子停在交叉路，等着迎面而來的車輛過去，以便轉進右邊；正在耐心的鵠候着，忽然，後面傳來一陣令人毛髮慄然的緊急煞車聲，我本能的轉過頭來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輛失去控制的摩多單車已經滑向左邊路旁，坐在上面的騎士整個人從座位上拋起，像個漏氣的球摔倒在地上，在還未看清楚他是否受傷，一輛簇新轎車在那餘音未泯的殺豬般的煞車聲中，如鬼魅似的衝前，驟然停在路旁，兀自的還在震顫，已見兩個衣冠畢挺的男士，從左右兩邊的車門裏走出來，在這同時，一個在咆哮着的龐大身影像旋風似的從路旁一家店舖飛也似的衝出，定睛一看，是一個挺着肚皮的彪形大漢，舞着滾圓的手臂，口出污言爛語，聲勢汹汹，已經奔到肇禍當場。那兩個從肇禍轎車出來的男士，似乎對於現場的騷動無動於衷，兩人好像心靈相通，各自從不同方位彎腰察看轎車損壞的程度。轎車沒有大礙，只是車牌一邊脫落，猶在幌呀幌的，他們才好像放下心頭大石，慢條斯理轉過身來，盯着那騎士；騎士也算吉人天相，大約是擦傷了點，他已經爬起身，呆瞪瞪的，經過剛才那驚魂的一幕，似乎還有餘悸；而那個剛從店舖裏衝出來的挺肚子大漢，連眼尾也不掃那騎士，對着那肇禍轎車的男士嚷道：「×××××，好在你煞車適時，不然，我那輛泊在前面的車子不是遭殃，……。」

看着這一幕活生生的車禍實景，我不禁呆了；平時別人在我面前渲染的車禍現場情景，現在是歷歷如前。

受人駕馭的車，在與人命相比時，人命竟可以不屑一顧，如果車子也有靈性，它實在可以傲視人羣，高視闊步，真正是目中無人！

30-3-78

有些狗要在垃圾堆裏覓尋食物來維持狗命，有的癩皮狗四處流竄，過着被人驅打，苟延殘喘，狗命有朝不保夕的日子，……可是，有的狗却比人過得更幸福的日子，……。這是一家英文小型報的記者在專訪一個把狗視如親生兒女的養狗人家後的感慨話。

那戶養狗人家所豢養的當然不是那些土生狗，却是一些擁有顯赫家世，個別還有報生紙的名種狗，這些狗兒不但吃得好，保養得好，而且還能與主人同寢共寐，讓人服侍得無微不至，儼然擠身萬物之靈的行列，人狗不分，水乳交融，的是一個奇妙的世界。在某些先進的西方國度裏，一些寂寞的老人都養了狗兒，為得是有個伴兒打發那百無聊賴的日子；那戶養狗人家每月要付出五百大元作為狗兒的贍養費，據說最主要的目的，是為參加狗展，如果狗兒爭氣，一旦驚裏奪尊，不但狗兒身價百倍，主人也面目有光，從而財源廣進，傲視狗羣，不可一世，真正是人憑狗貴了！

化了錢，費了心機，養那些名種狗，並不是白花的，除了可以作伴嬉戲，同牀共寢，還可以參加狗展，進而可以牟利營生，因為凡是這些狗種的開枝散葉，都可高價待沽的。利用狗兒生財壯勢，是不可忽視的行業；只有那個清朝的大買辦李鴻章才冥頑不可教，因為據說有一次他出使俄國，俄國的一位顯宦的太座很賞識他，看他那麼爽手，筆尖一揮，就與她貴國的尼古拉二世簽訂「中俄密約」，把東三省的主權出賣，心裏着實敬仰他大手筆，便暗自肘度何以圖報，結果終於想到了把自己最寵愛的一頭俄羅斯狗送與他作為謝禮，李鴻章看見那隻狗兒也算健碩肥壯，便也就慨然接受。他回國之後，有一日靜極無聊，食指大動，便叫廚子把那頭狗宰了來烹，李鴻章吃過狗肉，舐舐嘴唇，說：也不過如此。這件烹狗而食的事後來傳回去讓那位俄國的顯宦太座知道，她竟想不到李鴻章暴殄天物，不識抬舉，只好撻胸頓足，大罵李鴻章有眼無珠。

真的，像李鴻章這種充滿商業頭腦的大買辦，如果頭腦稍微靈活，接納了人家送狗的美意，當然也應該心裏玲瓏剔透，揣摩得到人家送狗的寓意。——狗，除了烹來吃，到底還有許多用處的，不信？前述的養狗人家便是鐵証！

聯合國糧農機構作了一項全球性的調查，下了這樣的一個結論：富者愈來愈肥，窮者愈來愈飢餓，兩種極端趨勢都會有麻煩。

因為在富裕和工業化國家，人民吃了過多的食物或不正當的飲食，導致每人每日因吃了熱量超過三千三百八十的卡路里，而使疾病穩定增加。

在貧窮的國家裡，每人每日所消耗的熱量是在二千卡路里以下，因此導致孩童營養不良，變成瞎子，或患上甲狀腺腫，婦女則貧血。

趨向兩極惡劣發展是一項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就有賴於有關各國領導人如何去處理了。

從聯合國糧農機構所列出的嚴重缺少糧食與面對營養問題的國家名單，我國是不在其中，這是值得我人驕傲，光榮。

事實上當我們每天通過新聞媒介，獲知一些國家的人民成為餓殍，或過着半飢不飽的生活時，我們真的應該慶幸生活在一個豐衣足食的國度裡。只要看看那些酒樓餐館，夜夜貴客滿座，大盤小碟，大盃小杯的，大喊飲勝的熱熱烈烈的場面，這種共慶昇平的氣氛，只要身歷其境者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感染的。看看那一桌一桌吃剩的殘羹敗肴，由侍者逐枱去收拾殘局，那些營養豐富，色香俱佳的佳肴美饌轉瞬都被倒棄，貴客們已視若無睹，食不完的倒掉，有何稀奇？把這些珍貴鏡頭，拍成片集，拿去那些貧困飢餓的國家裡放映，那裡的人民一定會大惑不解，好吃東西為何要拋棄，他們連可果腹的東西也吃不到，這不是暴殄天物，是什麼？

10.4.78

「四十歲人了，什麼沒看過，看化了，今天不知明天，『個頭近過這頭』，想吃的便吃，要享受的便享受。」那天我坐上一輛德士，德士司機很健談，一時與他聊開了，他的話便像洶湧的彭亨河滔滔不絕。他的話都似乎是飽經人情世故所領悟的。什麼忠直的人，合該倒霉一生；不敢冒風險的人，絕對發不了達，做人要看風轉舵，投其所好，才是搵食的人。L學校裡的教師教學生做人要誠實，不要撒謊，不要欺騙，那都是紙上的故事。」他講這話時是充滿了鄙夷不屑的神氣。當我要下車時，他便吐露了我開頭引述的話。

四十歲是不惑之年，如果從這位德士司機的談話來看，他的確是日久成精了。生活的歷鍊，使他圓滑，使他看透人世，可是，並沒有提高他的識見，反而是受了歪風的污染。這是人必經的境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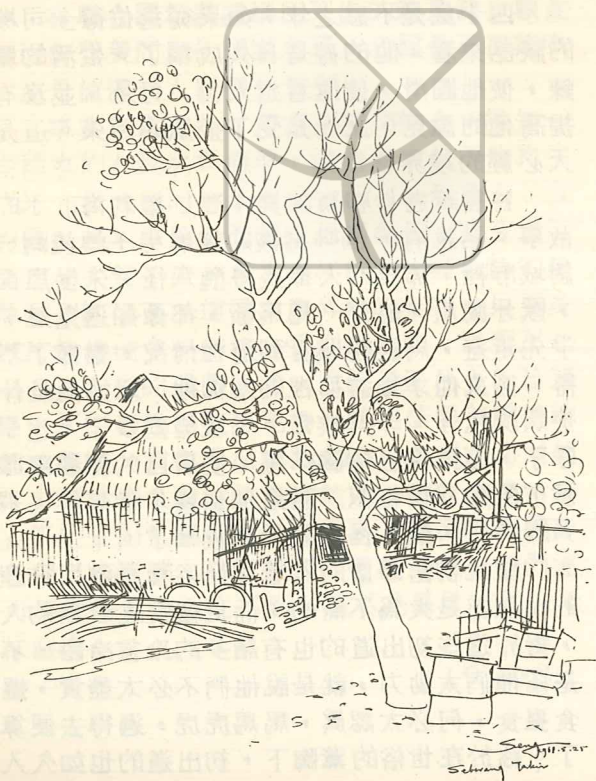
曾經讀過L聊齋誌異「裡L羅刹海市」的故事。話說有一個叫馬駿的俊俏男子漂流到一個城市裡，那裡的人都長得醜八怪，朱髮黑面，獸牙鷹爪，他們一見馬駿，都像如遇鬼魅，爭先走避，馬駿開頭看到這種情況，嚇得了不得，後來他才知道那裡的人怕他，以為他是什麼妖魔鬼怪，非其族類。馬駿碰壁多了，也學乖了，他把自己的臉抹黑，使自己的樣貌與該城市的醜八怪相似，結果他也就步步高昇，飛黃騰達了，醜八怪都視他為族類了。

據說初出茅廬的人看見世俗種種違反常理的作法都是大為不滿的，而世俗安之若素的人，對於這些初出道的也有諸多的冷言冷語，不是怪他們太勤力，就是說他們不必太盡責，搵食搵食，何必太認真，馬馬虎虎，過得去便算了。終於在世俗的薰陶下，初出道的也如久入

芝蘭之室不聞其香，人家是這樣，自己跟着又何妨。那個德士司機的世事洞明與聊齋故事的馬駿審時度勢是與初出道者的轉變似乎都同出一轍，像孫悟空始終躍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真是可奈何！

記得先輩作家曾舉過這個例子：L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I

29.4.78



曾經一度流落在我國檳榔嶼和星加坡的中國近代畫家司徒喬，抗日戰爭時，一家人逃奔重慶；在戰亂中，沒有職業，沒有薪金，過着半飢不飽的日子。那個在重慶出世的唯一男孩，買不起奶粉和鮮奶餵他，只好用發霉的軍米煮糊給他吃，捱到九個月大，終因營養不足而夭折了。死後七天，才接到司徒喬的妹妹從昆明千方百計張羅來的一罐奶粉。司徒喬、馮伊湄夫婦走到愛兒墳頭上，用開水調了一杯奶粉來祭這個可憐的孩子。L年荒食粥竟爲常，慚對吾兒淚數行；今日一匙澆汝飯，可能呼起更重嘗？」

錯過了好多年的清明節，沒有去掃墓拜祭亡姐，今年清明節適逢假期，回來山城上墳拜祭亡姐。站在那萬壑攢動，碑碣井然的曠野中，一目瞭然，看見的墓地，有的只是一塊圓形的石碣，有的却是碑塋富麗，還有墓道墳圈子，涼亭台榭，植上翠竹雜樹，涼蔭蔽日，和風習習，的是與衆不同。

不過，躺臥在墳墓下的，不管是稚嫩的、壯碩的，抑是老朽的，在生時未曾風光過或是榮華富貴過的，現在躺在泥土裡，就如宋朝愛國詩人陸遊說「死去原知萬事空」，生人給予一切榮譽富貴，是死者的光彩，還是聊遮生人眼目，是一定會引起人的疑問。其實，千杯何曾一滴到九泉。

像司徒喬的愛兒死於人爲的災害，鄭板橋的愛兒死於荒年裡，還有未盡反哺，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傷心人，那才是身受者刻骨銘心的痛事。因爲人死後祭奉的物質或鋪張排場的粉飾，死者到底是分享不到的！只有待於生者的憤起，奮勇的把造成這悲劇的可詛咒的擊退，或許能慰死者在天之靈，和彌補生者心靈留下的莫大創傷！ 1.5.78

每當在報章上看到一些遭到橫禍而死的苦命人的照片，腦海裡便浮現了一生人才一次這句話。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的確是一生人才一次，機會錯過，再也不會重來，不過，有些人一生人才一次是的確確是僅有那一次，而有些人一生人才一次的次數却是紛至沓來的。

像這些遭橫禍而死的苦主，他們在生之時，是散佈在社會各個角落，克勤克勞，爲一日三餐而勞碌。他們是芸芸衆生的一員，根本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沒沒無聞，盡了本身一份推動社會進步繁榮的職責。如果命途多舛，不能安安樂樂過日子，有朝一日飛來橫禍，泥崩了淹死在礦湖底，水漲了掉下激流被怒濤吞噬，樹倒了走避不及被壓成粉身碎骨，車禍了被殃及死於非命，……，過了一天，這些生時形容憔悴，雙眉緊鎖，面無歡容的死難者的照片便出現在報章上，在記者的生花妙筆下，死難者一頁頁的苦事都傾筐而出，煞時成了新聞人物，的確是夠風光了，一生人才一次引人注目，也是在生命結束時才享有的最排場的一頁！比起一些頭角崢嶸，八面玲瓏的人物，有無數個人生才一次的排場鏡頭，的確是不可同日而語。

因爲有些人一出娘胎不久，便由於先有了個龍父，在大擺彌月薑宴時，就已轟動左鄰右舍，人人爭着圍視，人人搶着奉贈好話，這是還未張眼看人間的第一次一生人才一次的排場鏡頭，如果有記者或通訊員捧場，還鎂光閃閃，過一天還圖文並茂見報呢！跟着逐年長大，讀書有成，在 L C E，M C E，H S C，大專畢業發榜時，或者撈得幾個 A 1，或者榮獲學士、碩士、博士銜頭，又再有多幾次熱鬧風光

的場面，起碼在地方新聞上讀到L自幼聰明，過目不忘，詩禮傳家，長大博學多才的報導。接着出來社會，長袖善舞，飛黃騰達，服務社會人群有功，指顧間，又得到了榮銜、勳章了，於是車水馬龍，賀客盈門，再度轟動遐邇，更忙煞了一些捧場的記者或通訊員了。等到一日壽終正寢，福壽全歸時，又素車白馬，殯葬行列長達二三英里，那更是一生人才一次的最後一次的光輝場面，當然這都有勞記者或通訊員的生花妙筆，代為渲染，見諸報章，家喻戶曉，有口皆碑！

一生人才一次，的確是因人而異。有些人一生人才一次却留下了嗷嗷待哺或殘弱無助的一群；有些人一生人才一次的風光過後，踵事增華，錦上添花，跟着而來的是另一次一生人才一次的高潮。羨煞人也！

1•5•78



據報載：吉隆坡、八打靈某些幼稚園，實行按費施教制。收費百廿元：教師海外受訓、設備較好。收費八十元：教師中學畢業、人數擁擠。

於是，那些交費八十元的家長口出怨言了，說這不合於教育原理，小小心靈過早的便培養成一種虛榮的優越感，無稚的童心，蒙上人為的隔閡，造成一種無形的排擠：人未大，便有了彼此歧視的意識，是十分可悲！

這種按費施教的現象在金錢掛帥的社會裏似乎是不必大驚小怪的，睜眼看看其他的事件，不是也是按錢分制嗎？錢多與錢少，待遇就有分彼此了，你能為孩子交得起一百廿元當然所得的待遇，是與收費八十元的不同的；正如一些根本就負擔不起學費的家長，他們的孩子只有望幼稚園之門而興嘆，難道他們也要舉起手臂來，高喊我交不起八十元的學費，我的孩子就不能享受幼稚園的教育嗎？我相信，他們根本不會有這個抗議，大概只有暗自怨恨自己為什麼不爭氣，不賺多點錢，才落得讓自己的孩子只望着那華美的校門乾瞪眼睛的份兒！

睇錢份上本來就應該分為不同等級的招待的。

睇錢份上，本來有許多不應當做的事，也有人去做。

睇錢份上，甚至出賣肉體，出賣靈魂，也是等閒事，最近在香港開審的明星賣肉記的案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睇錢份上，幼稚園裏也有不同的待遇，那也是天經地義的，誰叫你不交更多的錢。出不起錢，就莫來！

我出了比你多一倍的錢，得到的待遇與你一樣，我心服嗎？假若我也心甘情願，認為那也是無傷大雅的，彼此都是人，何必為了錢的多寡，而來分彼此，那麼便皆大歡喜了，有錢無錢都一視同仁，也就不會發生付不起錢的人只有乾瞪眼睛的份兒的事了。不然，在什麼都是睇錢份上的社會，一定便有厚此薄彼的現象，一定也有先照顧着自己利益的事發生，八十元的看不慣一百廿元所得的待遇，那麼那些根本連八十元也交不起的又怎樣呢？所以，還是看開點，免得氣爆肚皮！

13-5-78

老實就是不中用，似乎是在一篇小說讀到這麼一句話。那天，我若有所悟的對一位朋友又重述了這句話；竟觸動了他的靈思，他便告訴我這麼一個故事。

話說有一個很會鑽的人，在某地發現了豐富的天寶，寶藏在望，苦於個人資本不足，終於想到一條妙計，邀約了幾位老實的同鄉，多多少少參點股，聚少成多，資本湊得七七八八了，便興工動土，果然不失所望，眼見那光閃閃的天寶，轉瞬都變成花花綠綠的鈔票，興奮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可是，一想到那花花綠綠的鈔票是要與人均分的，心裡便冷了半截，於是，又想了條妙計，藏天寶最豐的地域，不再動土，找一些不相干的地段開發，一邊也有意無意的使開發進度緩慢下來，這一來，生產不多，收入減少，利潤驟減，這樣的挨了幾個月，這位會轉頭腦的人便苦口苦臉找那幾位不理事的合股人商量。先來一番剖心置腹的談話，然後再以合股生意營利不多，生怕拖下去，拖累了幾位老實同鄉血本無歸，不如趁着現在除本有賺的有利情勢下退股，不但能全身而退，還多多少少拿回點利潤；至於自己呢，既已落了水，而且也已抱着破釜沉舟之心，虧蝕贏賺是聽天由命，那幾個老實同鄉見他陳詞慷慨激昂，處處為人着想，在感激涕零之餘，都很樂意退股。

一當合伙人退了股，他變成了獨資，馬上夙夜興工，到處是亮閃閃的天寶，不旋踵，他也就名正言順的發達了！

可是，那些老實的同鄉還蒙在鼓裡呢！怪自己眼拙，沒有長遠的眼光！

其實，發達之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發跡經過的；而那些所謂老實忠厚的人之所以發不了

達，也自有一段不能發達的故事的！

這些例子，現實裡比比皆是。

最近報上便登載了這樣的新聞，一個克勤克勞的老實人，當自己的老子死了，竟沒有錢來埋葬他，借錢又借不到，萬念俱灰之下，只好上吊死了；做兒子的竟然不能生養死葬老父，除了愧以對人，也對不起良心，更不合於孔老夫子所提倡的「忠孝仁愛」的精神。其實，這個老實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孔老夫子的「忠孝仁愛」是因人而異的，這些大道理，不談也吧。唯獨對於自己勞苦一生，竟然沒有閒錢可剩，他也無從追究。報導的記者也加重語氣，強調他為人老實，好像這就是造成他兩袖清風的根源。他的已死老父，其實也是勞碌一生，最後在日薄西山之時，還要把自己的剩餘勞力，分散在屋旁豬寮裡的幾隻豬身上，希冀賺點棺材本吧，但是，結果也一樣無着落，死了，兒子竟籌不到錢給他安葬——父子同科（命），悲字一個。又是老實人不中用的活生生的例子。

忠厚老實其實是好品質，可是，有時忠厚老實竟成了垢病。孔老夫子提倡的仁義道德、親親、仁仁，講忠恕，講厚道，是有其時代背景，有其苦心孤詣之處的。如果一味糊跟，就着了道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就是悲劇的根源！

18.5.78

據報載，吉隆坡的烏老鴉爲患，有日趨嚴重之勢，我國最高學府馬大有鑒於此，決定率先帶頭向烏老宣戰，以槍擊來判處牠們的死刑。馬大當局所以對烏老鴉採取暴力行動，是因爲鴉聲嘈染，干擾了莘莘學子聚精會神苦讀的雅興；烏老鴉的繁殖，也威脅到生活在馬大校園濃蔭密處二十多種飛禽，牠們喧賓奪主，要赶走這些鳥們，打算獨霸校園。

烏老鴉不受歡迎，並不肇端於今日，早在幾年前，有烏鴉城之譽的巴生，當地人民已曾發動過一次射殺烏鴉的競賽盛舉。烏鴉張開口只會呱呱叫的丑態，已是人見人憎，現在爲了擴張地盤，還要把別的飛禽赶走，強霸人家的基業，委實猖狂得可以，真是此可忍孰不可忍，連平日熟讀聖賢之書，一派溫文爾雅的書呆子，也被惹得無名火起，義憤填膺，要藉助槍彈之力，非置之死地而不可！

據鳥類專家說，我國雪蘭莪海岸區原本就沒有烏鴉的，後來在1903年，爲了控制咖啡園的害虫，才特意從印度次大陸輸入一些烏鴉，以爲幫助農人除害，輸入的人却沒有認識到烏鴉的真面目，更未想到烏老鴉的繁殖力強得驚人，不旋踵，烏老鴉的戶口大幅度增加，頻臨海岸的巴生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烏鴉城，種種災害也接踵而來，真使人始料非及！

現在才醒悟牠們的爲害，而要勞師動衆，群策群力，給牠們一個下馬威；槍彈無眼，縱然能射殺一些，減少一下牠們的數目，若要把牠們徹底滅絕，真是談何容易！

人們討厭烏鴉，可是在人類裡的烏鴉却有不少，不知道人們有否察覺？

4.6.78

在一家西報的星期刊的封面，赫然看見一個人在樹下上吊的新聞照片，上吊者的面前有絡繹不絕的車輛。細讀照片的一段文字，原來這是一幅在星加坡巴爺黎峇街頭攝到的真圖實景，在衆目睽睽下，這個試圖結束自己生命的人，自顧自在樹下結索上吊，旁邊有許多車輛經過，但卻沒有一輛停下來，有些根本就視若無睹；在此同時，離開上吊者不遠，還有一堆駐足袖手而觀的看熱鬧者，卻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趨前勸說或詢問，似乎只在等待觀看一齣精彩的活劇上演。在這種零度下冰冷無人氣的氣氛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那上吊者上吊不成，大概結索不穩當，又默默的自顧自的消失在那一群呆滯、帶着獸性的人的視線裡。這張圖片下面的標題是：吊吧，反正沒有人要理的，……。

看着這張圖，讀着記者的描述，恍然覺得掉入一個已沒有人味只有獸味的世界裡。是人性沉淪，還是什麼造成人與人之間竟至像野獸與野獸間漠不聞問而且還伺機而噬的境地。

魯迅當年棄醫學文，據說就是因為目覩一群人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污辱被殺害而竟無動於衷，才激發起他猛然覺醒，一個人縱使有個強健的身體，卻沒有了靈性、思想，也不過是行屍走肉一個。

我不知道上述的那張新聞照片，又啓示了些什麼。不過，都城人的冷漠無情，又有了一個例証。人與人之間竟變成見死不救，這與獸類的世界已不相伯仲了。可悲是夠可悲！不過，當人性滅絕，落得只懂得自己照顧自己時，對自己也並無什麼好處，最後，自己也難免淪為被噬被吞的可悲境地，等到身臨危境，要聲嘶力歇的呼救，也已是噬臍莫及了！

當人性滅絕，也是人自掘墳墓的時候！

誰來救救被譽為萬物之靈的可恥又可怕的人啊！？

10.6.78

在一份英文小型報的封面版看見兩幅新聞照片，其中一張是一個老婦人跪在地上向着站在她身邊的執行人員合掌求情的淒悲情態，另一張是同個老婦人跪在地上向天合十呼天搶地的絕望哭號。是的，等到向人求助已經絕望了，只好轉向那冥冥的蒼穹求公道，其實這也是同樣絕望的，她那間建在公家場地的非法屋，還是在眼巴巴中看着被執法者摧枯拉朽的推倒。

在同一天的報上，在同一個地區却正在舉行一項「理想家庭」的展覽會。所謂「理想家庭」，當然是把家佈置成一個安樂窩，設備俱全，一家人聚首享天倫。這是人人都夢寐以求的理想。理想畢竟是理想，人生不如意常居八九，是絲毫不假的。上述老婦人窮無立錫，理想家庭又從何談起！其實，觸目世事，矛盾多的是，相互參照，也成了絕頂的諷刺！

印度的那個甘地夫人，她也是為民設想周到。爲了要使印度四萬萬的人民都能過理想家庭的生活，唯一的辦法便是強迫印度的低層家庭實行節育，立法通過，雷厲風行，可是，不旋踵，在甘地夫人還未看見成果之前，她已經在印度老百姓裁決下，下位讓賢了。據說印度的低層百姓是知道節育的好處的，可是，在生活的壓力下，他們却希望多產，生多一個，無異給家庭添加一把謀生的手，孩子只要天生天養，不中途夭折，到了八九歲時便可以賺錢謀生路，雖然所掙無多，但那點滴却是能活命的，只要多幾把手賺錢，家庭裡的成員便不致成爲餓殍，這幾乎已是每個低層印度家庭量入爲出的家庭計劃。甘地夫人却何嘗想到她底同胞的心思是那麼的現實！

理想與現實是有一段距離的。那個木屋被推倒的老婦人，活了這麼一把年紀，她的理想家庭還是空中樓閣；而甘地夫人之輩，雖有遠大的眼光、美好的理想，但却無現實張本的能耐。

徒呼奈何！

20.8.78

美國國會在不久前通過一項立法，將法定退休年齡由六十五歲提高至七十歲，以及全部取消聯邦人員的強制退休措施。這項立法，乍看起來，會予人一種以為美國社會的就業情況蠻好的錯覺，連七老八老已入暮年的人都被挽留在工作崗位上，大約失業的人一定很少；其實在美國領取福利金過日子的人却有成千上萬之衆！

據報導，近年來美國青少年犯罪率不斷在增長中。導致犯罪的因素，有人歸咎於青少年失業的嚴重，這些青少年都沒有一技之長，他們沒有經過專門的技術訓練，他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落，他們對於那些低微的工作如快餐店的小伙計，商店里的店員，清潔工人，看門人等等根本不感興趣，在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情況下，他們唯有鋌而走險，從事於非法的勾當；而貧民區的一些弱質少女，爲了領取福利金，竟然千方百計使自己懷孕！

這里我引述美國時代周刊里的一篇報導所揭露的事實真象。有一個婦女，她每月從政府領取二百九十四元福利金，此外，她也兼賣海洛英賺取一點外快。她是反對吸毒的，可是，她辯稱：「我不懂如何謀生，如何爲孩子購買衣裳以及繳付九十五元的房租和煤氣賬單。」另一個不務正業者對於自己的犯罪也有所辯解：「每個人都偷竊，政客也不例外。我何苦朝九晚五拼死拼活才換來每周一百元？」

有些人把這種對於現實不滿的現象，歸咎於人們對於名利和物質有過高的要求；人們應把辛勤工作，就該把出人頭地的觀念改一改，同時要培養一種新的價值觀——就是一個勤勞的清潔工人和一個百萬富翁，都是成功的人。這種新的價值觀在唯利是圖的社會里，不過是一種詭辯，這是稍有頭腦的人都想得通的。

一邊把退休年齡提高到七十歲，這是進步的徵象；一邊却有不少人徬徨街頭，無所事事，這又是怎樣解釋呢？

1-11-77

在辦公室裡看見一張名信卡，原來是前任上司歐游途中寄來的。這位先生自從調任以後，在街上碰面便恍若陌生人，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像從不相識的。現在出國游歷了，突然心血來潮，想到以前的下屬，便從那老遠的國度寄來訊息，告訴我們他夫婦在國外吃風了。近在咫尺，連招呼也不打；遠在天邊，却才招手。各人看了明信片，對這位先生寄明信片的意圖也都心照不宣，各自發出會心的一笑。

歐游一趟，要花一萬幾千，的確非同小可，平常既無什麼可以向人自我宣傳，現在有機會可顯一顯，豈可錯過！

有機會顯示自己，相信誰也不會錯過。怪就怪在顯揚自己的同時，却洋相畢露，那可是始料非及！像那位先生，他的家當是人所皆知，是怎樣撐起來的。着過道兒的人都怨聲載道，其實，也是愚者上鉤，他也就毫無愧疚之感。不過，一般人總還是有點不齒的，所以，他有雄厚的家當，送兒女放洋留學，坐大房車，住豪華洋樓，出國吃風，這些這些都是他可以向人驕示的本錢。可是，在顯揚名聲的後面，人家却看到那烏烟瘴氣的另一面。出盡洋相，還揚揚自得！可說得不償失。

26.8.78

亞洲女子籃球錦標賽已經結束，錦標誰屬也已分曉。不過，這幾天的一些巫文與英文報都刊載了賽會結束頒獎禮舉行時發生的餘波碎浪，不一而同的指斥當晚我國觀眾粗暴無禮的舉止。我不是賽會的座上客，從巫文和英文報的報導評論，我也恍若置身當晚的場地，原來當錦標得主的國歌在演奏時，我國觀眾竟然齊喝倒采，怪聲四起，同時還聲到手到擲出紙屑雜物，一時場面顯得非常紊亂，使錦標得主面目無光，很難下場。寫評論的記者都同聲認為我國觀眾太過感情用事，沒有體育的風度；人家的國歌演奏時，竟不表示尊重，實有敗壞我國聲譽之嫌。

這些寫評論的記者的生花妙筆除渲染當晚場面紊亂的情景，筆尖就指向我國觀眾的粗野，偏袒某方，有損國體云云，却未道出造成觀眾感情缺堤的真實情況，這是頗使我這個不是座上客的讀者認為遺憾的！

不過，憑一些蛛絲馬迹的捕捉，這種紊亂情況的發生似乎是事出有因的。體育場地是競技場，決勝負的地方，從古羅馬有運動的肇始，直到廿世紀的今天，似乎都未改變，不過，近年來却有些人在競技比賽之餘，也提出在運動場上交朋結友的口號，而且身體力行，徹底的實踐；其實，體育、運動的提倡，正是為了促進友誼。這一來，在競技爭勝負時，往往可以觀察到參與其賽的各方運動員底素質、品格的迥然不同。一邊是為爭取勝利，施出混身解數，在發揮本身技能的最佳潛在力時，不免咄咄逼人，氣焰囂張，令人不忍卒睹。另一邊却是收放都有伸縮，遇到賽情一面倒時，都盡量讓對手有發揮技能的餘地，明顯的使對手也有一番作為，不致使人無地自容，表現出泱泱大

將之風，這真正是他們所強調的友誼第一的實踐。

那些在場邊的觀眾都是有感情有理性的人，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感情比較傾向於那一邊也就不會令人意外了。

所以，我相信亞洲女子籃球錦標賽決賽晚的風波，已經在觀眾的心懷醞釀良久，一日勝負判決，那泉涌的感情便不可收拾，而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場面。反而是某些英、巫報記者故作驚人的譁世取寵是會把真情掩蓋的。

運動不僅是競技，同時也是在聯絡感情，增進友誼，這仍要各方面冷靜的去檢討，去反省的。

26.8.78



近日整理一下書籍，特意把馬華寫作者的作品排在一齊，縱目一看，也頗洋洋大觀，琳瑯滿目，沙磔珍珠混簇一起：詩歌、散文、小說、研究論文，應有盡有。其中最心愛的當然是那一套藍皮封面、金字標題的精裝本《馬華新文學大系》，裡面都是錄載了馬華文藝前驅者的精心傑作。

從前輩寫作者走過的道路，無疑給予後輩是一項莫大的精神鼓舞與啓發。他們寫作是出於自發自覺，有許多在沒有稿酬的激勵下，仍然樂此不疲；他們不是爲名爲利，而是爲了《是想以自己和衆不同之處，能使它發揮出來，如有力者去拉車，喜歡冒險者去探險一樣。》（郁達夫語）。

在他們拿起筆寫作時，根本就沒有顧前顧後，想到什麼個人名位的問題，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可以昭示天日，無愧人間。鉄抗曾說：《雜文主要是由作者的人格出發。》其實，不單只是雜文，其他的文字體裁也可通用的。人格崇高，寫出來的文字也才能感人，馬華文藝前驅者的作品，最珍貴之處便是這一點。

絕大部份的馬華文藝前驅者都沒有專集出版，實屬遺憾的事。像《陳鍊青文集》，葉冠復的《停晷集》，李蘊朗的《血頌》，以今的《椰林短曲》和《迎春小唱》等少數幾本更是彌足珍貴。還有收錄在方修著的《馬華新文學及其歷史輪廓》和《馬華文壇往事》裡的王君實，馮蕉衣與其他拓荒者的部份作品也是我們所珍惜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的光輝的人格，便是這些作品的最佳見証。就以王君實來說，《他的整個的成就，猶遠遠地超過他在文藝方面的建樹。他堅持着傳統的讀書人的氣節，體現了馬來亞人民的不屈於暴力的優秀品質，在敵僞的圍捕中勇敢地殉難了。他的人格是那麼完整、崇高；他的形象是那麼光輝、絢爛；他給予同時代以及後進的文藝工作者甚至廣大的馬來亞人民的精神上的鼓舞是何等的巨大與深遠。》（方修語）

熠熠生輝的崇高人格，才是文學作品能夠傳世的重要因素。我們的寫作人豈可忽視《以史爲鏡》的教訓啊！

社會上有不少閉着眼睛說瞎話的人，他們與瞎子摸着象屁股就嚷着是象的全身而不禁歡聲高叫是同樣的無知。

由於沒有是非黑白感，所以只要是黃澄澄的東西，不管是大便或黃金，只要一入他們的眼簾，就不假思索的嚷着：「黃金！黃金！」

因為充斥在市面上的都是灰黃低級趣味的「毒」物，所以也造就了許多閉着眼睛講瞎話的人，他們連戕害人心與使人向上向善的東西也已混淆不清。

把搓麻將與看灰黃低級書拉扯一起，同列並比視為一般無聊，一樣的浪費時間，是對的。如果把搓麻將與閱讀導人向上向善的書牽扯一起，那與把糞便當黃金是同樣的糊塗。可是竟有人下筆為文攻訐文藝對社會世道人心是無所裨益的，因為沒有文藝，人照樣能活下去，對是對的，不過，活是活下去了，可是，與只存軀殼的行屍走肉又有何分別。張開眼睛看看這個社會，過着行屍走肉人生的人比比皆是，他們已經有了極佳的物質享受，他們除汲汲於名利的追求，對於其他一切是不感興趣的，他們對人對事漠不關心，他們的知識只停留在一定的水平。學者專家也不例外，他們只不過繼續閱讀與其自身行業有關的書刊，但這並不意味便能使他們成為全能的學識豐富者。

閱讀是好事，當然閱讀也要有所選擇，讀好的，導人向上向善的，才能將所閱讀到的東西，融成新的意見或理想。通過閱讀，激發新的理論思想，使自己成為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與受教育者 EDUCATED 區分開來。

除了閱讀，新的意見與理論，也可以從個人日常生活周圍中觀察，以及根據他人的生活經驗中得到。不過，當閱讀的習慣消失後，思維的能力也隨着消退，造成對人對事失去興趣與注意力，而成為行屍走肉，看見黃澄澄的便當是黃金，那是人生最可悲的事！

在某一部電影裡暴露了某些文人的猥獷嘴臉，使人不禁大感痛快。像這種有幫閒之志而無幫閒之才的文士，真是言不及義的只會「扯淡」而別無所能，實在悲哀之極。

今日的文人，不但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種種花，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還盡量設法使自己冒出頭來，再也不甘脅肩諂笑，為人驢尾，每一個好機會都不會放過，總要與主人勾肩搭背，以示與眾不同。有時也不免鬧一些笑話，如「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後來我走先」，不過，那也是無傷大雅的。只要臉皮夠厚，也就不覺得怎樣了。

今昔文人的不同，在舉止行貌是截然迥異的；不過，擠眉弄眼，搖尾乞憐的醜態還是一樣的，甚至丟在桌下的骨頭，雖然生來牙齒利，他們能肯（口旁）幾根剩骨頭也毫無兩樣。

「憶農廬雜文」作者高湖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文藝家、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話在某些地方來說，是有很大的語病的。因為，不少文藝家和教師，都是自私、怯懦、小器之輩，他們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總是或多或少地和名利分不開的：在名和利的誘惑之下，他們自己底靈魂已然沾染上不少骯髒東西了。」

「

高湖先生的話，真是「以銅為鏡」的照妖鏡啊！可見要譁世取寵的騙人是不行了，只好昧己了！

1.8.78

一個被認為對西方現代文藝理論有頗深造詣的文學評論家，有一次向一個后起的文學評論家提供了兩個小說課題：

一、后起的評論家是個香港長大的廣東仔，應該對香港那些「梳起了不嫁」的女佣有多少認識，不妨就以她們的心理狀態撰寫成一篇小說。

二、一個強姦的故事。一個逃兵多月未見女人，忽然流落到一個小村落，偷進一間小石屋，發覺全屋僅有兩人，一姑一嫂。姑是花信年華，嫂是狼虎之年。文學評論家希望那后起的評論家通過想像，描繪那三個人的心理狀態。

從這文學理論家提供的素材，以及他所着意之點，我們可以馬上便想到這個評論家的興趣所在。

對於這個評論家的獨鍾一味，先按下不表，先看與他持相同文藝趣味的人，在近幾年來競相在古人的枯骨爛屍挖掘靈感，大讚明代的小說「肉蒲團」有很高超的寫作技巧，比之同時的那本還保有點寫實意味的「金瓶梅」，是有云泥之別。兩本同是以描寫色情著稱的書，為什麼是揚前抑后呢？無他，因前者是作者性靈之作，心里刻劃細膩，是一部純憑想像的，作意縝密的小說，而「金瓶梅」仍有點依據真人實事。

從提供的小說課題，到大讚「肉蒲團」，我們不會驚異這些人對五四時代寫實的中國作家口誅筆伐，大彈他們淺薄低能的論調；這些人的趣味是傾向於寫五陵少年，沒落王孫，留學生的情情愛愛，不能人道的丈夫的現代派小說，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個強姦的故事，一個梳起頭不嫁媽姐的故事，他們的着眼點就是受害者的心靈世界，而那與她們休戚相關，造成她們被姦，梳起頭

不嫁的現實世界，却是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自詡能夠揭露事物的精神而不顧事物的外形的真實，所以它們總是在歪曲事物外形的方式下發洩作者個人的幻想和狂亂心情。

揭穿了，這些文學批評家所要求的，正好反映這一圈子的沒落、腐朽意識。不過無可諱言的，他們的論調，也迷惑了一些狂妄、不踏實的青年，由於貪圖不需要深入體會生活和艱苦進行創作，完全以胡思妄想來進行投機取巧，以為成名成家的終南捷徑，不惜投身這股反現實主義的逆流中。這却是很可悲的事實。！

28-12-77



這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在不抵觸到法律條文的範圍內，人人都可做自己喜歡的事，當然也包括偷偷摸摸，見不得陽光的各種醜事，於是，有人便演繹了這樣的邏輯，人家不喜歡的事，就別強人所難。

好像那些喜歡賭博的，賭性是與生俱來的，就讓他們賭到天昏地暗，乾坤倒置，傾家蕩產吧；那些喜愛黃色灰色讀物的，就讓他們整日沉淫於死死愛愛、打打殺殺、萎靡虛脫的天地裡吧；那些愛抽大蔴吸白粉，他們活得不耐煩，要醉生夢死，就讓他們吸到形容枯槁，變成行屍走肉，雖生之日，猶死之年的地步吧。這些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壞胚子，加以援手、矯正，是白費心機，無可收效的！

持有這種邏輯思維的人，乍看的確是思想開明，一點也沒有食古不化、冬烘之嫌！因為他振振有詞的論據，也似乎有理的。那些與生俱來有賭性的人，他們的生命就是賭博，怎麼樣也不能矯正他們這種陋習的，使他們走入生活的正軌，無異是強人所難，有違開放社會的原則，那些愛讀灰黃書籍的人，怎麼也不能使他們愛上健康、有正確人生思想的文藝書的，因為牛不喝水，怎能把牛頭按下呢？何況喜愛健康文娛的人在社會上仍然太有人在。……

可是，社會上日有所聞的許多傷風敗俗，作奸犯科的勾當，難道是無中生有，自己生化出來的，是沒有根源的嗎？這與愛讀灰黃書籍、嗜賭如命、抽大蔴吸白粉……，不會是毫無關連的吧？

把事物個別割裂開來看，永遠是看不清真實的一面的。

仗義半爲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引証世事，這句話是有一定的真實性；只要時時睜開眼睛看，有比比皆是的事例。在我們的鄰邦島國裡，最近便有這麼一則轟動遐邇的頭條新聞。一個工廠女工手指被夾在機器裡，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慘不忍睹，旁觀者也無計可施，有人便飛奔去向那「醫者父母心」的醫生求助，可是，連走了四家診療所，沒有一個醫生肯移樽援手，大有你死你的事，我賺錢才是緊要的。你看人命關天，莫說是醫生的天職，就是旁觀者力所能及也會毫不猶豫的援手；可是，世事往往有許多是想不到的，拯救人命的醫生，却是視人命如草芥。人心竟然冷漠到見死不救的地步，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醫生所受的教育絕不會比一般普通人少，小學、中學，再加六年的醫科，不多不少一共十九年，人生的三分之一的大好時光是沉浸在知識的海洋裡，可是，書讀多了，却不意味就懂得做人。

馬來西亞大學學術職員協會副主席奈耶博士曾作過一次專題演講。他說，那些完成期終考試的大學生，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份安適的工作，投進一幢堂皇大廈的辦公室，有寬敞的車房，供他停泊以貸款購買的簇新車子，而且有一名祕書，或者最好有幾位，方便他指使公務或私事，或幾架電話機，任他使用，然後再在適當地點，物色一所引人注目的洋房，等候邀請，參加盛宴或其他集會，最好還有機會派出國，游覽世界各國的時髦城市。大學教育使他換到這些奢侈的享受，也使他在我們這個複雜的社會，終於贏得適當的地位，他認爲唸書的目的，就是要享受比國民平均收入的指數高上幾倍的中上階級生活水準。他們追求個人生活

的享受，却忽視了本身對社會所負有的任務。在芸芸衆生的受教育者（ EDUCATED ）中，很少是有理智者（ THINKING MAN ）也就不足爲奇。

奈耶博士又說，受教育者只是消極的知識承受者，凡事都得依賴他人的理論思想成果。已經獲得的知識，若果不能予以發揮，以求取更高深的知識，那等於是毫無用途的。對社會不負責任，毫不關心及袖手旁觀的受教育者，實際上是自滿與自私者，他們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這些話像照妖鏡如實的映出四個見死不救的醫生的德性。

最近新加坡的兩位社會學者，在一次座談會說過這樣的話：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水准，便應着重於道德文化及精神方面的培養，以建立一個人性化的社會。可是，在一個唯金錢至上的社會里，一個人性化的社會，也不過是在諸多壓力下的一種僞善舉動，出於自發自覺的到底還是鳳毛麟角的，不過，那總比見死不救好的多了。

20.8.78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自從曹丕在他的《典論論文》的開首講過之後，一直便由人引用至今，歷久不衰。

凡有文人向同行抬槓，下評時，不管是批評者的出發點的好歹，那些被刺中要害的被評者或是一些旁觀者便若有介事的引用曹丕的話了。據說寫文章，當然包括所有的文章體裁，只要是寫者的擅長，管他是黃色、灰色、黑色，都是作者的表現。各有所長，各有專精，你寫你的黃色的，我寫我的灰色的，彼此都在文壇上馳騁，各領風騷，各有各的好處，鮮花莠草同生共長，何必去挑剔，何必去揭發。這就是動輒抬出「文人相輕」論者的法寶。

古龍、瓊瑤、郭良蕙之輩寫的黃里透灰，灰里轉黑的東西也到底是賺錢的，同時也肩負了宣揚文化的神聖職責，因為假如沒有這些灰黃文化的販賣者，有些語文或文字可能早已沒有人會看了，古龍、瓊瑤真是功高蓋世，是某些語文能不覆滅的大功臣了，於是，那些古龍、瓊瑤的小輩也沾沾自喜，往自己的頭頂上扣大帽子了，儼然以文化使者自居。主子得道，雞犬昇天，不亦快哉！

於是，牛鬼蛇神同登場，文壇也熱鬧起來了。瓊瑤、古龍畢竟是黃皮膚、塌鼻樑、黑眼睛，還未達到國際水準的號召力；於是又有人抬出白皮膚、高鼻子、藍眼睛，把黃色、灰色、暴力共治一爐的世界當代「最好」的美國黃色作家赫律·洛賓士（HAROLD ROBBINS）來了，儘管別有居心者向他臉上貼金，說他的書如何的具有號召力，一本書在他的腦袋裡只不過有了個大綱，却已讓出版家預先以一百萬美元購買了版權，可是，到底他的書對於世道人心有何裨益，宣傳者却閃爍其詞，不敢直言無忌了。這也算是儒林外史文人相互標榜精彩的一章了！那裡還有文人相輕的酸臭味。

不管是爛賤污垢，罌粟大蘆，彼此既是同行，不作義務宣傳，理應也要包庇包庇，只要各有表現，彼此尊重，曹丕的「文人相輕」論從此可以在文壇休矣。讓我們高呼，文人團結萬歲！文壇新貌萬萬歲！

10.4.78

七十年代在西方娛樂界轟動一時的名人，應該非女演員珍芳達、拳王阿里、足球王比利等人莫屬，他們在各自擅長的範疇內大顯身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施出渾身解數，拿手好戲，綿延不斷上演，終於撈到名聲雀起，財源廣進，真是實至名歸！

不過，歲月不留人，却是令人喪氣的！首先是，有巴西超級球星之譽的比利，終於在十月一日在紐澤西舉行的一場足球賽中，大雨滂沱中，在七萬五千多足球迷的惋惜聲中，甚至是悵然若有所失的心情下，正式宣佈向球壇告別；急流勇退，盛名未衰之時，從踢足球職業轉向搞公共關係，據說他還要搞電影。從足球明星轉做電影明星，同樣是賺錢的門路，何樂不為！

再看有世界重量級拳王銜頭的阿里，最近他又重上擂台，與光頭佬謝弗斯爭一日長短，結果又以積分勝，再度獲得三百萬美金，真是可喜可賀，可是，根據紐約九月卅日合衆電的報導，他這次的勝利並沒有引起觀眾特別的興趣；賽後更衣室那種如痴如醉，瘋狂歡呼的擁擠情況已不再有。阿里也自知體力大不如前，感慨的說：「越來越困難重重了。」他也說對挨拳頭，對訓練，對錦標，對旅遊，對旅館，他都厭倦了，不過，他坦白說：「只有那花花綠綠的鈔票是仍然眷戀的，」這就是他不能放下挨拳頭這門職業的原因，其實，這也是他沒有比利那種拿得起放得下的曠達的原因。大約是他沒有比利那麼多門路，據說阿里也有與人合股做生意，可是，始終做不起來！

再來看看那個從肉彈起家而轉為思想激進的明星珍芳達，在越戰期間，她的名聲震動遐邇，人人都以為她是在搞宣傳把戲，可是，事

實勝於雄辯，今天她好像仍然樂此不疲的。她一邊仍然拍電影，一邊又積極參與了一個以爭取全面就業，廉價房屋，太陽能和其他和經濟及工作有關的問題的團體，她身體力行，儼然是個生活鬥士！她沒有比利那麼世故，這門職業不能撈了，便轉行撈過界；她也不像阿里那麼憂心忡忡，明知歲月無情，但，一想到那花花綠綠的鈔票，再挨多幾下拳頭也心甘情願！

比利和阿里在嘆息歲月不留人，他們都有自知之明；有一天，觀眾終會捨他們而另去捧比他們在球藝上、拳技上更帥的人；而珍芳達這個女人卻沒去想人老珠黃不值錢，準備後路這回事，這是為什麼呢？

5.11.77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有球王之譽的黑珍珠比利在成千上萬球迷依依惜別的讚嘆聲中，宣佈L名成利就「光榮退出球壇」。同年的九月廿九日，在馬迪遜廣場的擂台上，有拳王之稱的阿里，又再一次的在「客串」中把對手擊倒，贏得三百萬美元獎金，可是，他却是在成千上萬觀眾的喝倒采聲中被宣佈仍是拳王銜頭的保有者。

他在這次的擂台賽中，已經顯露出歲月催人的諸多迹象，「一向來就像蝴蝶一樣地飛，像蜜蜂一般螫的人」，似乎已經成為絕响了！

阿里在拳賽結束後，也不自禁的感慨：「似乎越來越困難重重了。」他明明知道他正在走蹦索，隨時都會有摔下來之虞！可是沒辦法，爲了那花花綠綠的鈔票，也爲了目己還有被別人賺錢的價值，他不得不要「權充客串」登台亮相。

他上一次擂台便能給他賺取三百萬美金；打他從事拳賽至今，他所賺得的錢不下四千五百萬美金，除了半數被政府抽了稅，餘下的他還要養手下的一般馬仔，其外他還要繳付離婚前妻的贍養費，還有爲了表示他是闊老，就要揮金如土的享受。賺是賺得多，可是，七扣八除後，景況大約也不會好過一般的美國公民。在一個只講錢的社會裡，萬事無財不舉，阿里是深明個中三昧的。在花花綠綠的鈔票蠱惑下，在享受至上的虛榮心驅使下，在現實無情的催迫下，挨幾下拳頭還是可以抵受的，權衡輕重，總好過一旦揮別拳壇便光棍一條，以前的一些拳王的可悲收場正是前車可鑒，所以明知是在蹦索上走，也要孤注一擲。這正是拳王的悲哀。

黑珍珠比利畢竟是不同凡響的，甫踏下球壇，便又在電視廣告登場亮相，爲一種價錢昂貴的維他命丸打廣告。據說該種維他命丸對體力的增強是頗有功效的，可是，巴西的人民對比利的廣告却有大不以為然的反應：「我國窮同胞花來買一瓶卅粒庄的這種維他命丸的錢，將足夠他們買卅品特的牛奶。」

看過比利自傳的人大約都記得他的出身也是頂悲慘的。當年爲了買球衣球鞋，偷偷摸摸的去開人家的貨車，偷人家的花生去販賣，以換取買球衣錢。在一個隱密的山丘上收藏花生時，眼看着自己的小同伴活生生被泥土掩埋；還有當年青的比利熱戀時，他愛人的父親竟在衆目睽睽下把女兒揪走，對他百般污辱，使他無地自容，那是多麼慘痛的人生經歷……。

所有這些對這位鴻運當頭的球王，當然都已是過眼雲烟！只看在紐約巨人體育場那臨別的一場球賽，有七萬多人冒雨來給他捧場、歡呼；只看他經營地產、農場、陶器、橡膠，還有許多廣告方面的入息，真是名成利就，面團團作富家翁。

一闊臉就變，本是人之常情。

現在巴西人民終於看見了他們崇拜的英雄偶像，已經離開得他們越來越遠了，也越來越陌生了。因爲他現在儼然是以一個「新貴」的身份對崇拜他的人們說：「你們爲什麼要喝牛奶，還不快快來買維他命丸吃，吃了身強體壯，馬上見效！」大有古時帝王看見人們嚼樹皮樹根時，還大義凜然勸人民爲何不吃肉粥的派頭！

21.10.77

卓別靈於一九七七年的聖誕節前夕逝世了，享年八十八，可謂長壽！從倫敦一個貧民窟的野孩子，而成為叱咤廿世紀影壇的風雲人物，那的確是一條漫長而艱坷的路。

他在世道艱難，親歷其境的切身體驗中，塑造出來的那個戴高頂圓錐帽，口唇留着一撇八字鬚，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過長過闊衣褲，腳踏一雙圓頭特大的皮鞋，拿着一支手杖，跨起步來那一搖三擺八字脚步伐的流浪漢形象，是深深的印在廣大的人們的腦海中。通過這個「小人物」，卓別靈是的確給這人情澆薄，世態炎涼生活下的卑微人們很大的樂觀，使他們都發出開朗的歡笑。所以，他成名了，他也受到迫害了。

不過，這時他已名成利就，順勢就在那湖光山色，有世外桃源之譽的瑞士過那神仙似的隱居日子，人們也逐漸的把他淡忘了，所以他在隱士生活里拍出的電影，再也引不起世人的注意了。「城市之光」、「摩登時代」、「大獨裁者」的日子已不復見了！

他在那與世隔絕的神仙生活中，輟光養晦，終於也使一些看走了眼的仇視者對他逐漸諒解了，於是他在一九七二年，以一個垂垂老矣，齒牙動搖的老太公重臨美國，領取那電影界的最高榮譽——奧斯卡金像獎，這時他已是八十二高齡了！老卓別靈的確是老運當前，在一九七五年又榮獲英女皇伊麗莎白頒賜爵士銜頭。這些榮譽似乎是來得太遲了，老卓別靈當然感慨系之；在榮獲諸多獎狀之餘，老卓別靈在老淚縱橫，衷心感激之下，終於發出了他肺腑之言，原來他演戲只是為了娛樂觀眾，為了賺錢，人家加諸給他的其他有料讚譽都是好事者自以為然吧了！

這也可以作為卓別靈一生人的蓋棺定論吧！

縱然如此，究竟對於他是毫髮不損，名利兼收，享盡了富貴榮華，那貧民窟穢瑣的流浪漢早已飛入九霄雲外了，老卓別靈也死得瞑目了！

羅素在五十年代寫過一篇「存在主義者的惡夢」的短文，當時，沙特的的重要著作如「存有與空無」、論文集、長篇小說、劇本紛紛出籠。

羅素這篇短文里的主人翁是大哲學家兼詩人Porphyre Eglantine，是影射沙特。他有一首不朽的詩歌「存在之歌」，內容是描述作者在一漫無垠的沙漠里尋找「自我」，忽然，有一個聲音說：

你以為自己是迷失的靈魂。

你以為自己是靈魂。

你錯了。你不是靈魂。

你沒有迷失，

你不是什麼。

你不存在。

短短的這幾句話便把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的重點給勾勒出來；而羅素又以其人之矛，還治其人之盾，說：「你不是什麼。你不存在。」一語雙關，這樣的幽默也難為沙特承受得下。（註）：沙特並未對此文有所表示。

跟着這首詩歌，羅素便敘述這位哲學家兼詩人，由於自小就敏感而且苦惱，心里常縈繞着一種恐懼，生怕自己不存在。在內觀與外省之后，他覺得祇有藉着受苦，他才能夠達到存在。於是，他便天涯海角，追尋痛苦，製造痛苦，走那悲傷歷程去了。

歷盡萬苦千辛，到頭來那只一直尾隨不捨的愛倫坡的「大鴉」，還是向他大喝一聲：「你的哲學並不存在。那不是什麼。」這位哲學家兼詩人經這一呼喝，無異一聲暮鼓晨鐘，他暈厥了過去，那只大鴉才神態悠然的說：「你終於受苦了。你存在了。」

讀這篇「存在主義者的惡夢」，再來印証一下沙特的「心路歷程」，從「疏離」的痛苦，到

『失落』的徬徨，經歷了無數的心理交戰，面對了現實的掙扎，終於使他潛從人海尋我歸。

一代思想家的沙特，他的思想是跟着歷史的洪流前進，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許仍認為他是個存在主義理論家，代表着孤獨、疏離的個人，與整個世界時空作悲劇式的對抗。但事實上他的存在主義已是與眾不同了。〔如果悲劇與疏離仍是目前人類的情況，它們絕不再是投降的藉口，而是戰鬥的理由。如果僅是接受人類的現狀，而安之若命，則根本是降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在他自己奮斗着去克服唯心主義的過程中，沙特更深刻的認識唯心主義及作為其基礎的冷酷的現實主義的潛流。〕我認為這些話正好是晚年時的沙特的思想詮釋。

羅素在五十年代作的預言，說他必從惡夢中醒來，是所言不虛。沙特的確是從惡夢中醒來了。可是，仍然〔有不少『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文人雅士，還沉迷在『荒謬』的『失落』之夢里〕，這就不得不令人大感驚異了。

28.12.77

翻看過收進星馬報人文叢的L郁達夫抗戰論文集」和方修先生、張笏先生合編的L郁達夫選集」，對郁達夫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郁達夫打從一九一八年東渡日本留學，便開始了文學創作，寫的是一些舊詩詞和小說，却已顯露出那股濃烈的浪漫主義氣質，一直到二十年代的大變動時代，郁氏始終保有那種不滿現實的，追求個人理想的浪漫主義傾向。好像那首膾炙人口的L釣台題壁」：

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數東南天作孽，鷄鳴風雨海揚塵。

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言爲心聲，這是他的思想、心境的最好寫照。由於未能克服以個人爲中心的情緒，無法把從個人爲出發點的世界觀改變過來，所以L他對國家，民族的熱受他只能流於空洞的呼喊，或許可以感動一些人，却無補於實際的解決。」比起同時的魯迅，他未免落後了，但與胡適相比，他仍然有令人欽敬之處，即使他沒有魯迅那股先進思想，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提着燈勇往直前；他也不會有胡適那樣趨炎附勢的性格，L原本就是站在舊的一邊，不過是爲了L登龍」，一時表現得積極，等到形勢稍有變易，便還原本來面目，投回舊勢力的懷抱」；他衝不出個人的小圈圈，但L他始終嚮往着新，隨着環境、情況的變遷而起着各種的變化」。

當他南渡星馬後，面對國土淪喪、侵略者的殘暴、萬千同胞的死難的血淋淋現實，再加上慈母、胞兄的死於非命，國仇家恨，交相煎迫，終於促成了他的思想的一大躍進，把L個人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以至全人類的

反法西斯主義事業結合在一起了，促使他握緊那支金不換，寫下了那百多篇的鏗鏘有力、震鐮文壇的政論散文。雖然在日寇投降前夕，日寇爲了殺人滅口，暗地把郁氏殺害，可是，那百多篇的政論散文，却不是處心積慮的日寇所能滅絕的。現在這些政論散文，還加上一些詩詞，重刊於世，正是表揚郁氏光輝人格的崇高里程碑。

他後期那「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的大無畏精神，一反前期的「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頹廢感傷的調子，「並不是突變的，不自然的，而是有其思想發展的軌跡可尋的。」方修先生這樣說。

他的前後腳步是一致的，只是緩進的，但這也絲毫不減郁氏作爲一個愛國主義者的光輝形象。

7-11-77

┌ 他生前雖然把整個生命獻給社會，而自己却受盡苦難，生既默默的生，死也默默的死。┐這是┌ 憶農廬雜文┐作者高湖在┌ 也談畫家司徒喬┐裡說過的話。

近日讀到收錄在┌ 不是浮萍┐合集里郝澍寫的┌ 讀書隨筆┐，也引錄了上述的話當作高湖一生的寫照；郝澍說：┌ 你談司徒喬，却是自己的寫照；司徒喬尚能活到另一個世界，而你，終於默默的死去。┐

郝澍這篇追憶文字，使我再次翻開┌ 憶農廬雜文┐這本書，也使我再翻開星洲日報副刊┌ 文化┐版的舊報。在文風凋零的今天，根據上述的一些資料，談談高湖去世前與病魔抗爭，仍堅持寫作的亢奮精神，相信對熱愛文藝的人是有一定鼓舞的作用的。

許耕在┌ 憶友┐這篇悼念文字裡，這樣寫病中的高湖君：┌ 你患上不治之症期間，未曾看到你嘆息過，呻吟過，對你所表現出來的倔強精神，來訪的朋友莫不慨然讚嘆。┐┌ 病痛發作時——加上病菌已蔓延的緣故，它令你周身絞痛，刺骨難眠，你就用棉被綑在腰部，拿起枕邊的書籍，把精神貫注在字裡行間，讓自己心馳於中外古今的英雄傑士的隊伍裡，吸取他們的精神勵志，化為抗擊病魔的力量！┐┌ 在不治之症面前，生命處在死亡的邊緣；……你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樂觀精神，像對待來自生活裡的風暴一樣，要與它作最後的決戰。你是更積極地，更勤奮地揮毫疾書，寫下了十多萬的激昂文字，盡了自己最後的棉力。這十多萬鏗鏘的心語，是病入膏肓，徹夜難熬的一年半裡，以奮戰的心情，化心血鑄成的！┐

這些心血鑄成的篇章，有一部份便收錄在┌ 憶農廬雜文┐裡，再參看一九七三上半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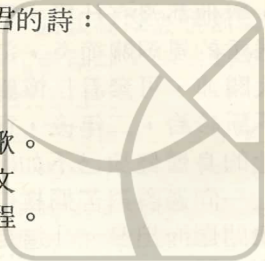
「文化」版，「憶農廬雜文」裡的一些篇章是在上述時間刊登在「文化」裡，他的筆名有葉丹寒、枚疾之、霍夫、楚南等。這個時期正是高湖君與病魔抗爭的後期，與許耕的「憶友」裡所寫的是相應合的。高湖君以霍夫筆名寫的「我患癌症一年的經過」（1973年1月杪）與「再談我患病一年的經過」（1973年3月）似乎是他患病末期最後披露的作品了。這兩篇文字並未收錄在「憶農廬雜文」裡。

高湖君在上述兩篇文字裡詳述他患病與抗病的經歷，他小時（約十來歲）就從事過度的體力勞動，偶爾也生了一兩次寒熱重病，但賤人有賤命，對他都沒有什麼大碍。二十四五歲時，患了嚴重的風濕關節炎，這與他幼時勞苦工作有頗大關連，可參看「憶農廬雜文」的小引，經過不斷診治，二年後，竟霍然而癒。從此之後，他的身體健康已不如前了，不時生毛病。由於「一向過着艱苦簡樸的生活，從不為自己的健康問題而擔憂。」這是生活綫上掙扎的人的典型寫照。1971年下半年，頸上浮起腫塊，高湖君才發覺患上急性癌症。從那時候起，他便不停斷的求診於中西醫，他接受電療，不間斷的吞吃中西葯，可是，他求生的意志仍是高昂的，在「我患癌症一年的經過」裡，他說：「要對付任何一種重病，病人都必須具有堅強的信心和樂觀精神，尤其是對於兇惡的癌症。你若越感到灰心、消極，病魔就越要侵犯你，甚至立刻置你於死地；這與一個人在艱苦的生活道路若經受不起波折就會畏縮不前，甚至消沉、墮落，是同樣的道理。」他現身說法，對於身罹重疾的病人無異是指路南針。他在文章結束時這樣說：「只要生命存在一天，我便要奮鬥一天，決不向困難低頭，更不會被

死亡嚇倒，——這是我抗抵兇惡的病魔的主要方法和力量。〕

他一邊抵抗兇惡的病魔，一邊手不停揮的寫下了十多萬的激昂文字，他默默忍受痛苦，可是，却從不向人訴說痛苦，反而堅持握着那支金不換寫下激勵人們向上向善的文字，這就是高湖君在馬華文壇樹下的風範，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他的遺作「憶農廬雜文」。

他生長在窮家，從小就與生活搏鬥，遭遇到種種的不如意，至長又疾病纏身，可是，他仍然那麼樂觀的面向人世，面向人生。獨孤客曾在「文藝春秋」第一期以「明天」為題，寫了一首憶高湖君的詩：



明天
再不是一首哀歌。
你不寂寞的雜文
標示着一個里程。

說着雨，
說着風吹的季節，
渴望溫煦的陽光；
荒草雜樹，
那個小鎮——甲洞
貧窮的忙碌，
憤怒的求生。……

那會有失望喟嘆，
默默地、默默地
由北向南
流浪、奔波
奔波、流浪；
美好的理想信仰

指引着，堅持着
不做哀吟的詩人；
獻出熱、發出光
投向艱苦的人生

霧已消散，
豈能說河已無岸；
歷史就是見證，
鵝嘜河絕不倒流。
頑疾——癌奪去了
你強韌的生命，
你把生命擲向了
充滿歡樂的黎明。

「莫爲坎坷生佗僚，
宜將奮發掃悲沉。」
這兩句詩可以作爲高湖君的墓誌銘。

附註：方修先生有一首悼念高湖君的詩：

迅翁而後誰如君？
扶病揮毫戰鬥勤。
虎兇餘生還抗日，
農廬苦雨拒離群。
兩條道路清涇渭，
一脈新苗感灌耘。
行篋尙多未定稿，
子期去後與誰論？

13.8.78

名人學者都有許多風流韻事。當代杰出哲學家羅素，在埋頭著述那三巨冊被譽為現代哲學經典文獻「數學原理」時，也有另一面軟玉酥香投滿懷的放浪生活。羅素曾結婚四次，在他的自傳（1872—1914）裏，他縷述了與第一任妻子雅莉絲一見鍾情而結合，而過着如膠似漆纏綿生活的經過。據他描述，新婚之時，他不僅做夢也見到雅莉絲，而且整整一天，從朝至暮不說一句話，除了吃飯外，兩人就是接吻！

由如膠似漆而轉變到分房而居，形如陌路人，接着還指責她虛偽，批評她的道德和品格卑下。

與第一任妻子過着名存實亡的日子中，他竟偷偷勾上了朋友的妻子，與她經過一夜魚水歡，他便要求她與丈夫離婚，他也與妻離婚，以便結合。却沒料到那與他偷歡的朋友妻，在最後關頭却唱出節婦吟，要與丈夫孩子廝守下去，羅素只好大失所望……。

凡此種種，在他的自傳裏，他都有諸多藉口為自己辯護，再加上一些崇拜「天才」狂的文人雅士的刻意為他開脫，一再強調「天才」有些行徑是不能與凡俗之夫一概而論的。

當然羅素與眾不同的腦袋是聳動古今的：
（1）他與穆爾把分析方法發展成為劍橋學派之特點，（2）他首先提出邏輯的理想語言，（3）他完成了邏輯原子理，（4）一九一四年他創立命題的三分法，（5）五六十年前他又創抽象原理，（6）一九〇三年他發現一切集合之集合的逆理，並創型層理以圖解決之，（7）「特指描寫論」為羅素最得意發明。這些這些哲學上的創見是曠古絕今的。

可是他浪漫的一面也是驚世駭俗的！

名人的浪漫可以譽為風流；凡夫俗人的浪漫却被譏為下流卑鄙，這又何解？

佛洛伊德說：「人既非英雄也非道德家，欲了解其心理和熱情，捨性之外別無他途。」其實，捨性之外，要認識一個人，一定要從其文化傳統、社會環境與精神世界去探究，才能窺其全豹的。

想起珍·奧斯登的「傲慢與偏見」裏的那場交際舞會，彬禮先生帶了他的兩個姐妹，姐夫和好友達西來參加舞會。彬禮先生儀表出衆，大有紳士風度，而且和顏悅色，沒有拘泥做作的氣習，小姐們對他都沒有什麼可彈；他的姐夫儀表平凡，不引人注目；他的好友達西，身裁魁偉，眉清目秀，舉止高貴，吸引了衆小姐的注意，還紛紛推測他一定家財萬貫。男賓們都稱讚他的一表人材，女賓們都說他比彬禮先生漂亮得多，人人都帶着愛慕的目光看着他，可是，他却高視闊步，不可一世，當人們發現他是如此驕傲，看不起人，自然而然對他起了厭惡的感覺。他不主動去邀人共舞，站在一旁，似乎自認是鶴立雞羣，彬禮先生便過來招呼他，問他爲何落落寡歡，不與小姐們共舞。

他冷冷的說：「……他們還沒有漂亮到能夠打動我的心，眼前我可沒有興趣去抬舉那些受別人冷眼看待的小姐。……。」口氣之大，真有點不可理喻。那個「別人」正是達西本人，他把小姐們都看作庸脂俗粉，換句話說自己便是高人一等，她們根本高攀不上的。

像達西這種自恃本錢十足而冷眼看人的人，在社會上各個角落都已屢見不鮮的，這種冷眼，除了認爲自己身份不同，要傲視羣倫，是大可置之不理的。不過，當人家冷眼瞪梢着自己時，自己又不在意，那却是要不禁打一個寒噤的，是要打起萬二分精神來的。

香港的一個寫作者蕭銅說，如果人家用冷眼對你，你不妨以醉眼回敬，說是這樣說，到底被人冷眼瞪梢，虎視眈眈，不懷好意的成份是占多的，不好不防的！

19-12-77

不管是研究學問，或者是處世對人，如果先有偏見或者囿於本身的淺陋，以至對該事物引起的諸多牽強附會，或故意歪曲的見解，是不會令人意外的。

先舉個例。據說美國有一位漢學博士，在某一次舉行的亞洲學年會上，大談其對中國著名詩集「玉台新詠」的研究心得，他那貽笑方家的諸多謬論使到與會的有識聽眾啼笑皆非。

原來他開宗明義把「玉」這個詞附會為 *Monsveneris*（陰埠也），接着他便把「玉台新詠」裏的一些詩，自作聰明的逐句翻譯出來，朗誦之，闡釋之，繪聲逐影的，還把沈約的四聲八病裏的蜂腰，鶴漆，平頭，上尾等術語，也生吞活剝的套下去，以壯其勢，以描其聲，反反復復的圈死在閨房之事中。

其實，玉台體是詩體的一種，以玉台新詠得名。陳徐陵所選玉台集而名。集中雖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合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艷斥之。後稱纖艷之詩為玉台體。

這位漢學博士對玉台新詠的曲解正好反映他的淺薄，肉麻當有趣，還是情有可原，因為，他到底是個洋人，對於方塊字的玉台新詠，要字斟句酌透徹的了解，根本是不可能。當然，他鬧的笑話是令人不敢恭維的，不過，有一些所謂學者專家的，明明某種事物已是存在的事實，有迹可尋，有物可証，但為了固執己見，還是一口咬定自己堅持的才是對的，那擺明的事實可以熟視無睹，可以當作是不存在的，這種做學問的態度與上述的那個漢學博士的淺薄相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吧了。

因為玉台新詠，並不是如那漢學博士所解釋的，所領會的，便能把玉台新詠裏的詩歌已有的定評、定義，翻轉過來依循洋博士之說的。一個人硬生生的拉起自己的頭髮，便大喊我已離開地球，並不意味他就離開了地球，事實的存在是不能依個人好惡便能一筆加以抹煞的，如硬硬要堅持，也不過顯出本身的偏狹、短視、淺薄吧了。

像往日一樣，今天一早五點多我已起身，打開門，穿上膠鞋要到戶外去晨運，隆隆隆，跟着一股強烈的光照射過來，已經有七個星期沒有聽到的學生巴士又開始繁忙起來，七早八早便來運載學生去學校。

這個住宅區一家兩家的屋后已亮着燈，原來做母親的家庭婦女也已起身準備早餐給孩子吃了去上學。雖然這時天空還是迷迷濛濛，冷冷的星星仍在一眨一眨的，顯得有點疲憊，但在它們睜着眼的人間，當晨光未曙之時，一天的活動却已開始了。大人，孩子都忙着一團，蓬勃生動，充滿了活的氣息。

六點二十分左右我晨運回來，今年要讀一年級的大女與剛要進幼稚園的二女都比往常早起，唏里嘩啦的，在刷牙、在洗臉，她們的媽媽也快快活活的在燒水，一邊還在親暱的吩咐着孩子，擦乾淨臉，刷光亮牙……………。

的確一切都與往日不同；來到馬路上，看見一輛一輛的學生巴士在呼嘯着，還有三三兩兩，或是一堆堆圍聚着的，穿着整齊光鮮的學校制服的學生，或是靜靜的等車，或是在絮絮不休的傾訴着假期的日子，或是在不耐煩的踱着方步……。

來到學校更是熱鬧了，那些剛入中學的孩子，有的還有父母或兄長的陪伴，怯生生的站立學校建築四周，却掩蓋不住第一次踏進中學之門那股興奮之情，喜懼交集胸臆。那些情願犧牲半日工作的父兄、家長，從那殷切的眼光中，流露出一股寄望頗深的企待，實在使人感動！

啊！做教師的怎能辜負孩子熾熱的求知慾，怎能辜負孩子父母親的期望，一定要貫徹始終，保住像迎開始第一天的熱情，去好好栽培這下一代呀！

十六年在人的一生是一段頗長的時間，可是，當回首前塵却不過瞬眼間，我那一班，自從中學畢業離開學校后，每年除夕或是在初一般都相聚一次，從不間歇，持之有恆。一年復一年，今年初一晚的相聚，屈指算來已是第十六個年頭了。

今年聚會的地點是在新購置的校友會所。我這個在異鄉落戶的遊子除夕回來家園團聚，乘便也會會睽違已久的老全學，的確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年一度的相聚，除了一小部份打從離開學校便已杳如黃鶴，無迹可尋的！其他的即使是沒興趣來赴這一年一度春節聚會的，我們也能間接從同學中打聽到他們的音訊，人事瞬息萬變，舊雨猶惜故人情！

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是十六年了。一別十載，已從美國拿了個數學博士回來的L，觸景憶舊，緬懷故人，對在十年前的除夕夜最后一次相聚的H，遽然長逝，今天墓木已拱，依然有一番感嘆與悵惘！真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當年離開學校是毛頭小子，今天大家都已進入而立之年；有的在學術疆場已紮下穩固的根，有的在商場鎔銖運幄也頗有斬獲，當然有的依然在掙扎，但卻沒有在人生的路上顯出頹喪萎靡；收穫不同，心境的蒼老却是如一，人世的歷鍊，幾經寒暑，對人對事已失去了當年的淳真與質朴，却是已無可挽回！

今天風雲聚會，明日又各散西東，世事兩茫茫，看着老友別來無恙，叙叙別後的離情感受；那可寶貴的連繫，就讓它綿延流長，像那青春永在的近打河，汨汨流水，日日夜夜，月年年年的流！

1976

那天，讀一年級的大女問我：「爸爸，幾時過年？」我漫不經心的說：「下個星期五。」「是這里嗎？」她竟跑去翻日曆，掀到三十日星期五的那張這樣問我。我說：「是了！」她好像心情興奮，口里已在哼着學校老師教的新年歌。

過年過節對於成年人是不會有什麼特殊感受的；現在，快要過年的情緒，却無端地從大女與高采烈溢於言表的舉止感染到心框里。

在有季節的國度里，現在正是春回大地的美好時光。大自然的遞變已向人們映現出春已來了。

在我們這四季不分的熱帶，大自然即使沒有昭示人們春的來臨，但是，只要到街頭巷尾走走，店舖樓頭掛着恭喜發財的招貼，街邊屋角突然加多的小販攤檔，擺賣着形形色色，多姿多彩應景的年貨；那放盡音度從錄音帶上播出的恭喜過新年的曲調，在空中四週流轉傳送着；還有那熙來攘往的人羣，在映襯着春已經悄悄的降臨人間！

迎新春，孩子們喜上眉梢。

迎新春，街上店舖人如流水車如馬龍。

迎新春，做生意的，滿臉春風，笑容可掬。

迎新春，世情不景，看貨人多，買貨的人太少！

迎新春，在窮鄉僻壤，即使不能順暢慶祝，却也要盡力而為，讓孩子們高興一番，讓那整年黯淡陰沉的小茅舍也貼上一張兩張春滿乾坤福滿門，天增歲月人增壽的好意頭的春聯。

迎新春，城市住宅區的人們已把圍籬磚牆粉刷一新，髹上一層亮閃閃的漆光，增加迎春的新氣氛。

春在孩子們的笑靨中來了。

春在大人們的心匡中復生了。

萎靡的，落後的，頹喪的，不如意的人，抬起頭來，齊整步伐，抖落那一身的霉氣，英姿煥發迎新春！

2-2-76

自己生來頗爲內向，聽人講多，自己講少；閱人觀世，便有了許多的感情和願望要訴說，這便是「續篇」的成因。

讀點書，寫點東西，可說是個人業餘之暇的愛好，相信也是好多有良知的讀書人的唯一慰藉。如果連這起碼的遣興也要收斂，那也只好擲筆長嘆了！

由於與「冷眼集」上篇裏的文字寫作時間不相先后，又未有其他更合心意的書名，所以就以「冷眼集續篇」命名之。

馬華文壇前輩作家方北方先生，在馬華文藝園地孜孜耕耘，是我心儀的作家，承先生爲本書寫序，非常感謝！

「文藝春秋」主編甄供先生撥出時間再爲「續篇」作序，此情頗感！

教育界前輩顏龍章先生讀過「冷眼集」上篇，寄贈的一首詩，也附錄書內，謹此向先生致謝！

出版方面得到符德坤先生一再幫忙，也是我要感謝的！

封面設計再得陳幹逸先生之助，題字是家父的筆跡，這裏一併致以謝意！

對於妻在印刷方面的落力幫忙，更是我要衷心感謝的！

3-79

註：本書各篇所誌日期，都是刊出日期。

本書作者其他作品

- 一、路過文冬嶺(1.3.1976)
- 二、都門小集(1.4.1977)
- 三、冷眼集(30.4.1978 榮獲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文學出版基金”1977年度“散文組”優秀獎)

內容簡介

本書各篇文字，作者曾以不同筆名發表於「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各副刊。作者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社會和世情，對於正面形象給予熱烈的讚美，而反面形象，則給予應有的針砭、剖析或鞭撻；作者的文字已臻於凝鍊，在馬華的文藝工作表現上，已建立起自己的文字風格。本書各篇兼有「短小精悍」、「一針見血」等特徵，可讀性極高。馬華文壇前輩作家方北方先生與「文藝春秋」主編甄供先生的序文，對於雜文的寫作，頗有指導的價值。



出版：泛亞圖書（馬）有限公司
72-C, Jalan Sungei Besi,
P.O.Box 2519, Kuala Lumpur.
承印：玲華印務局有限公司
162, Jalan Petaling, Kuala Lumpur.

封面設計：陳幹逸

題字：梁志萍

插圖：吳東昇

定價馬幣：一元六角正

出版日期：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